

弘

簡

錄

弘簡錄卷一百八十三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文翰 宋十之二

王禹偁

子嘉祐嘉言

錢惟演

子晦暄從弟昆易從子彥遠明遠諸孫藻景謨即

徐鉉

弟錯韓熙載

勾中正

係逢吉

姚鉉

李建中

吳淑

子遵路孫瑛

舒雅

黃夷簡

盧積謝炎許洞

刁衍

陳越

黃亢

黃鑑

王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九歲能文舉士安見而器之登進

士授成武簿就改大理評事知長洲太宗間其名召試除右拾

遺直史館賜緋故事給益金銀帶上命特以文犀帶寵之因獻

端拱箴以寓規諷又獻禦戎十策大略言漢文當單于強盛之

時而能任人修政使不爲深患者由乎德也哀平當呼韓衰弱之際適致其來朝者繫于時也今國家之廣大不下漢朝陛下聖明豈讓文帝契丹強盛又不及單于至如撓邊侵塞亦非候騎至雍火照甘泉之比臣愚以爲外則宜合兵勢而重將權罷小臣詞邏廣行間諜離其黨與令趙保忠折御卿率所部相犄角明詔邊廷使知取燕薊舊疆非貪其土地內則省官以寬經費激勸武夫信用大臣以資其謀不貴虛名以作無益禁游惰以厚民力帝深嘉之命校三館史書多所釐正因策試貢士名禹偁賦詩立就上悅拜左司諫知制誥京城旱疏請首減已俸以贖耗蠹之咎上自乘輿下至百官宿衛軍士邊庭將帥悉第減之外則停歲市之物內則罷工巧之伎近城掘土侵冢墓者瘞之外州配隸非賊盜者釋之其餘軍民刑政之弊並委宰臣

裁議頒行未幾。列大理寺坐抗論妖尼道安罪貶商州團練副使。移解州名。還拜左正言。直昭文館。帝以禹偁性剛直。不容物。命宰相戒之。丐祠。知單州。賜錢三十萬。召爲禮部員外郎。屢獻便宜。乞明數。李繼遷罪曉諭蕃漢。重立賞賜。高與官資。不必勞力。而誅自可用。計而取。後卒如禹偁言。至道元年。拜翰林學士。知審官院。兼通進銀臺司。坐議孝章皇后喪禮忤旨。罷爲工部郎中。知滁州。改揚州。真宗卽位。應詔陳五事。一謹邊防。通盟好。使關輔輦運之民得稍休息。二減冗兵。併冗吏。國初土地未廣。財賦未豐。而兵力甚強。由所蓄之兵。銳而非衆。所用之將。專而不疑。自後地廣財豐。兵冗而不銳。將疑而不專。此其不振之故也。開寶中。設官一州。止有刺史司戶。未聞闕事。以後增置。闕練推官。通判。副使。曹官之外。益以司理。冗吏耗于上。冗兵耗于下。

此所以利盡山澤。尚不能足。如茶法。從古無稅。自元和用兵。始得緡錢四十萬貫。今則數百萬。民何以堪。臣故請汰冗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于下也。三重選舉。國初每歲進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五十人。諸州不得奏辟。朝廷罕有資蔭。自太宗臨御之後。兼收並蓄。殆逾二紀。登近萬人。至于銓官。亦非帝王躬親之事。宜益精蒐。慎選。無墮冗濫可也。四次僧尼。古惟四民。自秦漢增戰士爲五。以後益僧道爲六。其費耗何啻億萬。願陛下深察治本。禁此二十載不度。使自銷鑠。亦救弊之一端也。五親大臣遠小人。昔唐憲宗命裴洎銓品庶官。洎曰。天子擇宰相。宰相擇諸司長官。長官自擇僚屬。則上下不疑。而政成矣。識者以爲知言。願陛下取以爲鑒。古者刑人不在君側。舊制南班三品尚書方得升殿。比來三班奉職亦許升殿。伏願振舉綱紀。以尊朝廷。

在此時矣。抑五事之中。所急尤先議兵。使衆寡得其宜。措置得其道。然後議吏。使清濁殊塗。品流不雜。然後覈選舉以塞其源。禁僧道以節其流。自然國用足而王道行矣。疏奏召還復知制誥咸平初。預修太宗實錄。直書時事。宰相張齊賢李沆不協意。其議論有所輕重。出知黃州。禹偁作三黜賦以見志。上疏言祖宗削平僭偽。天下一家。乃毀城隍。收兵甲。徹武備。以書生領州郡。名爲長吏。實同旅人。名爲郡城。蕩若平地。大郡給常從兵二十人。小郡十五人。不敢擅有增益。并擅修器械城池。臣比在滁。值發兵挽漕。關城無人守禦。止以白直代主開閉。及徙維揚。稱爲重鎮。與滁無異。嘗出鎧仗弓弩與巡警使臣十損四五。今黃州城雉器甲復不及滁。揚萬一水旱爲災。盜賊竊發。何以枝梧。伏望陛下特紓宸斷。許江淮諸郡並置守捉軍士五百人。閱習

弓劒然後漸葺城壁繕完甲冑則郡國有禦侮之備長吏免剽掠之虞疏奏上嘉納之值州境二虎鬪其一死食之殆半羣雞夜鳴經月不止冬雷暴作禹偁手疏陳戒且自劾上前日官云守土者當之惜其才卽日命徙斯州表謝有宜室鬼神之間不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止期身後語上駭異至郡未踰月果卒年四十八上聞甚悼厚賻其家賜一子出身禹偁詞學敏贍遇事敢言喜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爲已任嘗曰吾若生元和時從事於李絳崔羣間斯無媿矣爲文著書多涉規諷所與游必擇儒雅後進有詞藝者極意稱揚之如孫何丁謂皆游其門嘗草李繼遷制却潤筆馬五十匹受如于上後有閩人鄭褒謁見于滁禹偁愛其儒雅爲買一馬或言其虧價上不之信也所著小畜集二十卷承明集十卷集議十卷詩三卷二子俱知名

長嘉祐爲館職寇準嬖也準尹京間以外議云何對曰人言丈
人且入相以愚觀之不若不爲之爲愈也自古聖君賢相所以
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君臣相得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臣
主俱榮今丈人負天下重望中外有太平之冀其于明主果能
若魚之有水乎準大喜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冠天下至于深
識遠慮或不逮子次嘉言第進士爲江都簿其宗嘗觀禹偁
奏章切直因訪其後宰相以問卽名對擢大理評事至殿中侍
御史會孫汾登進士甲科仕至工部侍郎入元祐黨籍

錢惟演字希聖吳越王俶子自少博學文辭清麗初補牙門將
歸朝歷右屯衛右神武將軍召試學士院以笏起草文立就真
宗稱善改秩太僕少卿獻成平聖政錄惟演雖出勳貴名與楊
億劉筠相上下命直秘閣預修冊府元龜詔與億分爲之序累

遷至工部侍郎會鑒觀副使坐失舉降秩尋擢樞密副使歷工
兵二部尚書仁宗卽位拜樞密使初惟演附丁謂與之爲婚謀
逐寇準與有力焉謂旣得罪惟演又擠以自解馮拯游其爲人
因言惟演以妹妻后族劉美不可與機政乃罷爲鎮國軍觀察
留後進保大軍節度使知河陽踰年入朝加同平章事判許州
未卽行冀復用御史鞠詠奏劾之乃亟去天聖七年徙節武勝
軍再來朝言先隴在洛陽願守宮鑰改判河南再領泰寧軍惟
演雅意柄用抑鬱不得志遇耕籍求侍祠留爲景靈宮使太后
崩詔還鎮惟演內不自安希帝意請以莊獻明肅太后莊懿太
后並配其宗廟室中丞范諷劾其擅議宗廟且爲其子驤娶郭
后妹又婚莊懿后族落平章事改崇信軍節度使卒于鎮贈侍
中太常張瓊請諡曰文墨其家稱屈詔章得象覆議改諡曰思

慶曆間二后升祔子璿復訴改謚文僖惟演于書無所不讀家
儲文籍幾侔秘府尤喜獎厲後進嘗曰吾平生不足者惟不得
于黃紙上押字爾蓋謂未歷中書也初真宗謚止稱文惟演議
真宗幸澶淵服契丹宜兼稱武從之所著典懿集三十卷金坡
遺事飛白書序錄逢辰錄奉藩書事 子晦字明叔娶獻穆大
長公主女授大理評事遷東上閣門使貴州團練使論王守忠
以宦者預大朝會坐殿上更以禮服進酒爲外夸所笑遷勾當
三班院羣牧都監累忠州防禦使知河中改潁州爲泰鳳路馬
步軍總管還提舉集禧觀終羣牧副使 暄字載陽以蔭累官
駕部郎中知撫與台州台城素善毀暄爲增治埤堦壘石爲臺
扞以大隄進少府監權鹽鐵副使鈎考諸路逋租上言兩浙歲
饑故租賦不登運使若以負課獲罪必亟歛于民民不堪命矣

神宗詔擇之官至光祿卿竇文閣待制知鄆州卒子景臻從弟昆字裕之易字希白皆廢王侔子兄弟刻志讀書俱登進士昆能詩善草隸爲治寬簡便民累官右諫議大夫秘書監卒易幼以才藻知名太宗與蘇易簡論文歎時無李白易簡以易對上驚喜真宗在東宮圖山水扇命易作歌賞愛之初補濠州團練推官召試中書改光祿丞通判鄆州疏言堯放四罪而不言殺仁之至也近代以來斷人手足鉤背烙筋非法之刑非所以助聖治帝嘉納其言景德中舉賢良方正對策入等除秘書丞通判信州東封獻殊祥錄改太常博士直集賢院祀汾陰幸亳州獻宋雅一篇命修車駕所過圖經還祠部員外郎知制誥真宗雅眷詞臣躬自簡拔歷判登聞鼓院糾察在京刑獄遷左司郎中爲翰林學士僊直未滿卒仁宗憐之召妻盛氏至禁中賜

以冠較易才學膽敏過人數千百言操筆立就又善尋尺大書
行草喜觀佛書嘗校道藏經著殺生戒有金闕顯州西垣制集
一百五十卷青雲總錄青雲新錄南部新書洞微志一百三十
卷子彥遠明逸諸孫藻翹相繼應賢良方正宋興以來父子兄
弟制策登科者錢氏一門而已彥遠字子高素性棄適初蔭

齋郎累遷大理寺丞登第爲殿中丞御史臺推直官通判明州
遷太常博士舉賢良方正科擢祠部員外郎知潤州上疏仁宗
曰陛下卽位以來內無聲色之娛外無畋獵之樂而前歲地震
今復大旱人心嗷嗷天其或者以備寇之術未至牧民之吏未
良故出示謹告耶今契丹據山後元昊盜靈武蠻獠掠湖廣惟
陛下念此三方急講長久之計以上答天戒增修德業宗社之
福也上嘉納召爲右司諫數有建明請勿數赦增牧守俸入以

養廉吏息中外土木以省功費起居舍人直集賢院兼知諫院奏諸路大水陰氣過盛下有謀上之象請嚴宮省宿衛未幾有挾刃犯禁門者特賜五品服又疏農爲有國急務所以順天養財禦水旱制蠶夸之本唐開元戶八百九十餘萬墾田至一千四百三十餘萬頃本朝戶七百三十餘萬墾田祇一百一十五萬餘頃其間逃廢之家不可勝計舊制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通判皆帶勸農之職徒有虛文而無實效願置勸農司先以墾田頃畝及戶口數著之于籍屋塘山澤溝洫桑柘皆所不廢舉清强幕職并州縣佐貳爲判官設法勸課除害興利歲終轉運司考校第其賞罰又歷論內侍楊懷敏以妄言契丹主宗眞之死除入內副都知絜用信以罪竄海島赦歸述得環衛官許懷德愼鏞高年未謝事楊景宗郭承祐聞死小人宜廢不用疏

入多見聽納後卒于官 明逸字子飛由殿中丞轉太常博士
爲呂夷簡所知擢右正言嘗希章得象陳執中意劾范仲淹富
弼更張綱紀紛擾國經所推薦多挾朋黨旣入二人皆罷免石
元孫以死事褒贈旣而生歸明逸請正其債軍之罪進同修注
知制誥尋知諫院爲翰林學士史館修撰自登科至是纔五年
遂知開封坐無威望罷爲龍圖閣學士歷加端明殿學士知秦
州會旃旛囉妻亡前帥張方平請賻以千絹且誘般次入貢明
逸上言朝廷撫旃旛氏至厚頃以招馬爲名邀請六事乃徇其五
而猶缺望壅遏于闕入貢豈可復加賜以辱國體從之而于闕
使與般次亦皆至殿待程從簡私與旃旛別于木征盟令過洮
河許以官且歸其秦州質子因事不驗木征怒留貢使明逸械
從簡往詰因斬之木征惶懼悉遣所留者治平初復入爲翰林

學士神宗立御史論其傾險附賈昌朝夏竦以陷正人罷知永興軍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諡修懿 藻字醇老幼孤刻厲爲學登第爲秘閣校理同修起居注知制誥慈聖太后臨朝上書乞還政加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平居樂易無崖岸居官獨立能守繩墨爲政簡靜有條理不肯徇私取顯數求退改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官東院卒年六十一神宗知其貧賻錢五十萬贈大中大夫 景謏景臻之從兄也由殿直巡轄兩京馬選登第王安石愛其文推譽于公卿間自是執弟子禮安石提點府界又爲之屬以文薦舉及作相往詣之令先與安國相見安國亦素相善語曰相君欲處以館閣景謏固辭及見安石令治峽路役法且委以戎瀘蠻事答曰峽路民情僕固不能知若戎瀘用兵一路生靈休戚所繫願擇知兵愛人者安石大怒坐客數十

皆爲之懼。景誼怡然退。語人曰。自古好利者衆。顧義者寡。一爲利所動。事皆由人。苟如是。則盜亦可爲也。遂與安石絕。熙寧末。從張景憲辟。知瀛州。終身爲外官。至朝請郎而卒。錫字穆父。彥遠之子。五歲日誦千言。十三制舉業成。會安石惡孔文仲策罷其科。以蔭知尉氏縣。還爲流內銓主簿。判銓。陳襄登進士。神宗稱之。襄曰。此非臣所能主。簿錢勰爲之耳。明日召對。將任以清要。官安石使弟安禮來見。許以御史。勰謝曰。家貧母老。不能爲萬里行。安石知不附已。命權應鐵判官。歷提點京西河北京東刑獄。元豐中。居母喪。會定官制。帝于左司郎中格目書其姓名。須終制授之。奉使弔高麗。勰入請。使指帝曰。高麗好文。又重士大夫家世。故選卿往。亡他也。乃求呂端故事以行。凡餽餽非故所有者。皆弗納。却所餉金銀器四千兩。還拜中書舍人。元

祐初遷給事中。以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蒞事。精敏。訴牒至。隨卽剖決。簡不中理者。戒無復來。閱月。又至。纔呼而詰之。其人驚服。宗室貴戚爲之歛手。雖相府謁吏。亦械治之。衆積憾出知越州。徙瀛州。召拜戶工二部侍郎。進尚書。加龍圖閣直學士。復知開封。蘇軾嘗乘其据案時。遣之以詩。勸操筆立報。軾曰。電掃庭訟。響答詩筒。近所未見也。哲宗蒞政。以爲翰林學士。兼侍讀。以嘗行章惇謫詞有鞅鞅。非少主之臣。硜硜無大臣之節。懼而求去。帝謂朕固知之。毋庸避也。常侍經幄。帝語之曰。臺臣論徐瑀事。其辭連鄭雍。小人離間骨肉如此。若雍有請。卿當慰以溫言。旣而章果至。勸答詔云。弗容羣枉。規欲動搖朕察。其誣力加明辨。夫何異趣。乃爾乞身。帝謂能道所欲言。惇益加排詆。詔全臺攻之。罷知池州。卒。于官年六十四。元符末。追復龍圖閣學士。

卽字中道登第調睦州推官部使者啖以薦廣使往治衙獄卽
曰寧老冗選中不忍以人命易薦刻旣至皆平反之俄辟鄭延
幕府崇寧中任陝西巡判王師復銀州徽宗問曰靈武可取乎
對曰聞大砦泉地皆斥鹵或以飲馬口鼻皆裂正得之無所用
願敕邊臣先爲不可勝以待庶可得志帝然之除直龍圖閣知
慶州至鎮築安邊城踰德堡包地萬頃歲耕之得粟數十萬徙
知延安凡五年累加集賢修撰徽猷閣待制顯謨閣直學士以
抗論童貫平陝西錢弊市價及均糴法貶永州團練副使然其
害亦寢數月還待制知興仁府徙太原以疾復直學士提舉洞
霄宮睦寇作起知宜州自力上道軍須悉力以應上功進龍圖
閣學士轉正奉大夫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諡忠定

徐鉉字鼎臣廣陵人十歲能文與韓熙載齊名仕吳爲校書郎

仕南唐李景試知制誥太子右諭德遷中書舍人事煜爲禮部
侍郎署中書省事歷遷至吏部尚書嘗使于宋羣臣以鉉博學
有材辨白帝宜有以待之時帝不事文墨鉉盛稱煜能文帝使
誦其詩鉉誦煜所爲秋月篇大祖笑曰寒士語耳鉉請太祖作
徐曰吾微時自秦中歸道華山下醉臥田間覺日出有句云未
離海底千山墨纔到中天萬國明鉉不覺驚服屢求緩兵不許
歸朝命爲太子率更令太平興國初直學士院從征太原軍中
書詔填委援筆無滯辭理精當時論多之師還加給事中八年
出爲右散騎常侍遷左常侍坐妖尼道安誣奏貶靜難行軍司
馬邠州苦寒致冷疾晨起方冠帶遽索筆約束後事卒年七十
六無子門人鄭文寶護其喪胡仲容葬之于南昌西山鉉性簡
淡寡欲質直無矯飾好李斯小篆臻其妙隸書亦工嘗受詔與

勾中正葛端王惟恭同校許慎說文十四篇并序目一篇凡萬
六百餘字又集通釋四十篇考先賢之微言暢許氏之玄旨正
陽冰之新義折流俗之異端文字之學善矣盡矣 弟錯字楚

金四歲而孤能自知書李景奇其文以爲秘書正字累官內史
舍人亦善小學嘗以說文依四聲譜次爲十卷目曰說文解字
韻譜鉉使宋錯憂懼而卒年五十五李穆使時見其兄弟文章
嘆曰二陸不及也有文集家傳及質疑論方輿記古今國典賦
苑歲時廣記其稽神錄多出于門客蒯亮附會而成 韓熙載

字叔言濰州北海人後唐同光進士名聞京洛父光嗣平益軍
節度副使同光末青州軍亂逐其帥符習推光嗣爲留後明宗
卽位被誅熙載奔吳歷滁和常三州從事李昇僭號爲秘書郎
令事子景于東宮景嗣位遷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常上章言

切直景嘉納之時江左草創熙載號知禮昇將葬令攝太常博士改吉凶儀禮不如式者十數事時議以昇廟號稱宗繼唐昭宗後熙載請號烈祖景從之擢知制誥爲宋齊丘馮延巳所忌不得顯位居常懶慢朝直多闕未幾罷去景遣齊丘黨陳覺馮延魯討福州師敗而還釋不問熙載請冀于法由是益排之貶和州司馬久乃召爲史館修撰拜中書舍人世宗平淮甸景患國用不足熙載請鑄鐵錢以權之煜襲位以熙載爲兵部尚書充鑄錢使錢貨益輕不勝其弊頗亦自悔熙載才氣俊逸機用周敏性高簡無所卑屈未嘗輕拜人雖被遣逐終不改節江左號爲韓夫子善爲文大旨自負凡士人道釋載金帛以求銘誌碑記者不絕又善音樂累獲賞賜畜聲妓四十餘出入外雜煜垂倚爲相以不修帷薄貲授右庶子分司洪州熙載盡斥諸妓

煜復留之改秘書監尋還舊職羣妾稍集如故遷中書侍郎光
政殿學士永昌開寶三年卒年六十煜痛惜之贈左僕射平章
事諡文靖葬于梅頂岡謝安墓側自顯德中太祖方典禁兵熙
載朝周歸景問中國大臣對曰趙點檢顧視不常不可測也乾
德丁卯年五星連珠于奎奎主文章又在魯分時太宗鎮魯熙
載以爲中國太平之符所言皆驗著格言五卷自序其事遺文
徐鉉所集

勾中正字坦然華陽人孟昶時館于其相母昭裔第奏授校書
郎舉進士累爲昭裔從事歸朝歷曹潞二州錄事參軍汜水令
精于字學古文篆隸行草無不稱工太宗素聞其名中正獻八
體書投著作佐郎直史館被詔詳定篇韻太平興國四年副張
洎使高麗還還左贊善大夫改著作郎說文成上覽嘉賞模印

頒行因問凡有聲無字者幾何中正退條爲一卷以獻上曰朕亦得二十一字可并錄之又命與著作郎吳鉉大理丞楊文舉同撰定雍熙廣韻一百卷賜緋魚加太常博士特拜虞部員外郎淳化元年改直昭文館三遷屯田郎中中正杜門守道以文翰爲樂受詔書太宗神宗謚寶篆文又命以大小篆八分三體書孝經摹石凡十五年方成咸平三年表上之真宗召見便殿賜坐嘉歎良久賜金紫命藏于秘閣乾州獻古鼎四足有古文二十一字人莫能曉詔中正與杜鎬詳驗援據甚悉卒年七十四喜藏書家無餘財子希古希仲並及弟希仲太常博士同時蜀中有孫逢吉常爲國子毛詩博士檢校判刻石經又林罕亦善字學著說文二十篇目曰林氏小說皆刻石蜀中姚鉉字寶之合肥人登太平興國進士解褐大理評事知湘鄉

縣遷殿中丞通判簡宜昇三州淳化五年直史館文詞敏慧侍
宴內苑應制賦賞花釣魚詩特被嘉賞賜白金至道初遷太常
丞充京西運副歷河東轉運使上言豪吏猾胥每見官司有強
明蒞事惠愛及民者所立教條除煩滌穢皆非所便窺伺更代
悉藏其記籍害公益政莫甚于此欲勅所在官司但有經畫利
濟事可長久者歲終書之於牒伺受代日錄付新官俾之遵守
設若果有未盡聽以上聞從之咸平三年河決鄆州擢鉉知州
事許以便宜徙治文陽鄉之高原委之經度營建工畢加起居
舍人京東轉運徙兩浙路鉉雋爽頗尚氣與知杭州薛映不協
條其罪狀除名貶述州文學過吉州萬安抵虔江舟行就石中
湍險萬狀感而賦之且以自況祥符五年敕移岳州改舒州團
練副使天禧四年卒年五十三雅善筆札藏書至多頗有異本

雖被竄猶備夫荷擔自隨有集二十卷采唐人文章爲文粹百
卷子嗣復上其書詔藏內府錄爲永城主簿

李建中字得中其先京兆人曾祖逢唐左衛兵曹參軍祖稱梁
商州刺史避地入蜀爲王建功臣至左衛將軍建中幼好學十
四丁外艱蜀平侍母居洛陽聚學徒自給攜文入京王祐爲延
譽館于石熙載第厚待之登太平興國進士解褐大理評事岳
州錄事參軍運使李惟清薦其能遷著作佐郎監潭州茶場改
殿中丞歷通判道郢二州柴成務領漕薦轉大常博士表陳時
政利害序王霸之畧太宗嘉賞引對便殿賜以緋魚蘇易簡復
薦之命直昭文館以父諱辭改集賢院數月出爲兩浙運副歷
通判河南知曹解頴蔡四州景德中以久次累主客金部司封
三員外郎建中性簡靜風神雅秀恬于榮利愛洛中風土求掌

西京御史臺加意修養構園池號曰靜居耽好吟詠遇山水佳處多留題品自稱嚴夫民伯預校定道藏經加工部郎中俄判太府寺祥符五年御製汴水發願文遣就泗州設醮還得疾卒年六十九平生善書札行筆尤工多構新體草隸篆籀八分亦妙人多摹習取以爲法嘗手寫郭忠恕汗簡集以獻皆科斗文字有詔嘉獎多藏古器名畫有集三十卷子周道周士並及第周士歷侍御史江東陝西轉運三司鹽鐵判官賜金紫終工部郎中周民太子中舍

吳淑字正儀丹陽人父文正仕吳至太子中允好學書多自寫淑幼俊爽屬文敏速爲韓熙載潘祐所器重每有滯義難于措詞必命淑賦述除校書郎直內史館歸朝以近臣薦試學士院授大理評事預修太平御覽廣記文苑英華歷太府丞著作佐

郎充秘閣校理同衆作九絃琴五絃阮頌太宗賞其學問優博
又作事類賦百篇以獻詔令注釋成三十卷上之遷水部員外
郎至道二年兼起居舍人預修太宗實錄改職方員外郎奏周
禮職方氏掌天下圖籍近諸路所上閏年圖皆掌于儀鸞司請
自今復歸職方凡州郡地里大牙相入向者獨畫一州地形何
以傳合他郡望令諸路各相叅畫每十年一上所冀天下險要
不窺牖而知九州輪廣如指掌而定朝議從之會詢禦戎之策
請復古車戰法遣使諭秦隴以西諸羌使攻李繼遷淑性純靜
好古詞學典雅有文集十卷善千筆札好篆籀取字義千八百
餘條撰說文五義三卷又著江淮異人錄秘閣閑談初王師圍
建業有同宗舉家皆死惟存二女淑爲收養如所生及長嫁之
時多其義卒年五十六子安節讓夷遵路皆登進士 遵路字

安道幼聰敏既長博學知大體母喪廬墓蔬食終制累官殿中
丞秘閣校理章獻太后臨朝特條奏十餘事語皆切直忤后意
出知常州加意積貯以備歲儉未幾歲大饑民賴以濟有他州
流至者亦十全八九遷司封員外郎權開封推官判三司鹽鐵
加直史館爲淮南運副兼江淮發運使悉于其楚泰州高郵軍
置斗門以畜泄水利廣屬郡常平儲畜至二百萬凡所規畫後
皆便之遷工部郎中坐累降知洪州未幾召修起居注元昊反
請復民兵除天章閣待制河東路計置糧草料據鄉民可爲兵
者諸路視以爲法進兵部郎中權知開封取吏嚴肅屬縣無追
逮以宰相呂夷簡忌出知宜州上禦戎要略邊防雜事二十篇
徙陝西都轉運使卒仁宗聞而悼之遣官護喪還路性夷雅慎
重寡言笑善筆札政事簡易不爲聲威立朝敢言無所阿倚平

居廉儉無他好既沒室無長物其友范仲淹分俸贖其家孫
瑛字德仁以蔭入官至虞部員外郎通判池黃二州知郴州年
四十六上書致仕居新州有田僅足自給臨溪築室種花釀酒
家事悉付子弟人莫不敬其高尚哲宗朝有薦之者召爲吏部
郎不赴卒年八十四

舒雅字子正久仕李氏江左平爲將作監丞後充祕閣校理好
學善屬文與吳淑齊名累遷職方員外郎出知舒州仍賜金紫
雅恬于榮宦州之潛山靈仙觀有神仙勝迹秩滿請掌觀事東
封加主客郎中直昭文館轉刑部在觀累年優游山水咏詠自
樂時人美之卒年七十餘弟雄端拱二年進士

黃夷簡字明舉福州人父延丕事王審知甚被親遇妻以王延
鈞女後歸錢氏至光祿卿夷簡少孤好學有名江東爲明州判

官隨俶來朝授秘書少監元帥府掌書記賜襲衣器幣鞍馬加倉部員外郎俶薨始歸朝累遷考功員外都官郎中掌名表頗稱得體至道二年上書願備館職命直秘閣俄判吏部南曹咸平中召試翰林遷光祿少卿景德中任滿被病真宗重夷簡詞學且年老母在特命續其廩祿祥符初遷秘書少監內艱遣中使賻問許護喪歸服除檢校秘書監終平江軍節度副使年七十七爲人喜談論善屬文尤工詩詠老而不輟嘗攝鴻臚卿護許國長公主喪在道怒駙馬魏咸信禮接甚薄互有詬語人以此鄙之同時盧稹字叔微杭州人幼穎悟七歲能詩十二學屬文及長曉五經大義嗜周易孟子端拱初游京師徐鉉覽其文奇之延譽于朝登進士調東鹿主簿未及赴官卒年二十七著五帝皇極志孺子問翼聖書數十篇謝炎字化南蘇州人

泰寧軍掌書記崇禮之子素與盧稹齊名稹性異儒炎勁急願
雅相厚善端拱初登第調昭應伊闕二簿知華容公安二縣卒
年三十四生平慕韓柳爲文有集二十卷

許洞字洞天吳縣人太子洗馬仲容之子性疎雋折節勵學精
左氏傳登咸平進士解褐雄武軍推官詣府白事馬知節怒其
不遜坐以事除名歸吳中酣飲爲事常從民坊貰酒一日大暑
壁作酒歌數百言鄉人爭往觀其酣數倍乃盡捐洞所負景德
二年獻所撰虎鈴經二十卷應洞識韜略運籌決勝科就除均
州參軍祥符四年復獻三盛禮賦名試中書改烏江縣簿卒年
四十二有文集百卷又著春秋釋幽五卷演玄十卷

刁衍字元賓昇州人父彥能南唐昭武軍節度使衍初蔭爲秘
書郎集賢校理以文翰侍李煜甚被親昵嘗令直清輝殿閣中

外章奏歸朝賜緋魚授太祝稱疾屏居數歲太平興國初李昉
扈蒙勉其出仕衍因獻聖德頌詔復本官出知桐廬上諫刑書
謂淫刑酷法非律文所載古者投姦囚于四裔今神皋勝地反
聚遠方流丐以配役務最非所宜觀禮曰刑人于市與衆棄之
則知黃屋紫宸之中決非剝剝虔劉之處望自今御前不行決
罰殿前引見司鉗縣法具並赴御史臺敕杖不拘大小皆赴廷
尉以重聖皇明刑慎法之意遷大理寺丞獻文四十篇名試授
殿中丞通判湖州奏上五事請定天下酒稅頓修郡縣城隍牧
宰條約除兩浙丁身錢禁汴水流屍遷國子博士知婺州考最
改光州就加虞部員外郎運使狀其政績優詔嘉獎徙知廬州
真宗遷比部員外疏言臣聞天下大器羣生衆畜治大器者執
一以正其度保衆畜者齊化以臻其原故莫神于天莫富于地

莫大于帝王上古堯舜篤善而民戴之如天桀紂凶德而民視
以爲獨善惡有驗毀譽有異陛下纂圖布政所宜上順天心下
從人欲慎思慮以安民繫慘舒而被物進善以去惡避毀而求
譽私賞無及于小人私罰無施于君子無以春秋鼎盛而耽于
逸遊惑于聲色若太祖之勤儉太宗之惠慈以答天地敷錫之
意保祖宗艱難之業又獻所著本說十卷遷秘閣校理出知穎
州入爲崇文院檢討判三司開拆司預修冊府元龜加主客郎
中知湖州轉刑兵二部郎中卒年六十九初衍家富于財被服
飲膳極侈靡後更純澹夷雅恬于祿位善談笑喜碁奕交道敦
篤士大夫重之三子皆登進士湛刑部郎中提屯田員外郎渭
太常博士湛子繹約天聖中並進士及第

陳越字損之開封尉氏人祖守危興道令父夏虞部員外郎越

少好學精歷代史善屬文辭氣俊拔咸平中侍郎郭贊薦舉賢
良方正解褐將作監丞通判舒州徙知端與袁州召還遷著作
佐郎直史館判登聞鼓院預修開府元龜興陳從易劉筠尤爲
勤職兄咸亦與選賜同三傳出身真宗憫其俸薄並命月增錢
五千車駕朝陵掌留司名表時稱爲工自是兩府牋奏多命草
之勳貴家以銘誌請者甚衆遷太常丞羣牧判官祀汾陰掘左
正言越性耿槩任氣喜箴切朋友放曠盃酒間家徒壁立不以
屑意卒年四十無子母老人爲傷悼故事中書章表皆舍人爲
之東封後慶禮煩冗舍人輒嬰他務乃擇館閣官越與盛度路
振劉筠夏竦宋綬分撰表奏每名開于上其後皆相次掌外制
惟越不及登擢時論惜之

黃亢字清臣浦城人生時母夢星殞于懷抱而吞之自少奇穎

過人年十五以文謁學士章得象奇之遊錢塘有貲處士林通詩爲述所激賞王隨知杭州奏禁西湖爲放生池亢作詩數百言以諷人爭傳之亢狀貌短小不飾小節對人野率如不能言然嗜學強記文詞奇偉既卒鄉人類所著爲二十卷號東溪集又同鄉黃鑑字唐卿少敏慧過人舉進士補桂陽監判官爲國子監直講楊億善其文延置門下由是知名累遷太常博士國史編修預後苑賞花賦詩上稱其工國史成擢直集賢院以母老出通判蘇州卒

弘簡錄卷一百八十四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文翰 宋十之三

柳開

從孫植

穆修

梁周翰

蘇易簡

孫舜欽舜元

尹源

弟洙附劉湜

胥偃

高弁

賈同

石延年劉潛

顏太初

子復

王逢

孫復

石介

何羣黃翥

何涉

朱長文

蕭貫

孫唐卿

黃庠楊真附

柳開字仲塗大名人父承翰乾德初監察御史開幼穎異有膽

勇顯德末年十二侍父任南樂有盜入室衆恐不敢動開亟取

劍逐之揮刃斷賊二指及長就學喜詩論經義時經五代文格

淺弱慨然慕韓愈柳宗元為文因名肖愈字紹元既而以為能

弘簡錄

卷一百八十四

十一

文翰宋三

開聖道之塗。又易今名。著書號東郊野夫。又號補亡先生。作二傳。以見意尚氣。自任不顧小節。所交皆一時豪雋。高錫、梁周翰、范杲皆好古學。齊名友善。有高梁、柳范之稱。王祐知大名。與楊昭儉虛多遜。並加延獎。登開寶進士。歷宋州司寇、錄事參軍。太宗擢右贊善大夫。會征太原。令督楚泗八州糧運。遷知常州。遷殿中丞。徙潤州。拜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雍熙二年。坐忿爭貶。上蔡令復部餉至涿州。契丹與米信相持不解。俄遣使紿言求降。開謂信曰：兵法無約而請和謀也。急攻之必勝。信遲疑不決。後偵知果以矢盡。俟取于幽州。師還復憲職。使河北。自疏臣受非常恩。未有以報。年幾四十。膽力方將。今契丹未滅。願賜臣步騎數千。任於川武之地。必能出生入死。爲陛下復幽薊身沒戰場。是所願也。上方鑒五代以來州郡專任武臣不曉政事人

受其弊方欲兼用文士乃擢開爲崇儀使知寧邊軍徙全州全
西延洞有粟氏聚族五百餘鈔劫民口糧畜開遣牙吏勇辯者
入諭曰爾能歸我卽有厚賞不然發兵深入滅爾類矣粟氏懼
留二吏爲質率四酋與一吏偕來開厚犒遣還如期攜老幼悉
至卽賦其居業作時鑑一篇刻石戒之遣其酋入朝淳化初移
知桂州初全州有卒訟開開怒杖卒黥其面送闕下有司議太
過下御史獄削二官俄復職知環州三年轉邠州移書轉運使
蘇民輦送又知曹邢二州真宗加如京使改知代州上言西鄙
今雖歸明他日未可必保苟有翻覆須得人制禦若以契丹比
擬爲患更深蓋契丹君臣素定蕃漢久分繼萌南牧之心亦須
自有思慮西鄙積恨未泯貪心不悛其下徇狂競謀兇惡侵漁
未必知足姑息未能威恩望上預爲之備選良將守其要害假

厚賜足其貪婪撫慰以來其情寬假以息其忿命人西入甘涼
厚結其心爲我聲援令彼有後顧之憂乃可制其輕動今甲兵
不及國初謀臣猛將又屬懸殊以是比年屢遭侵擾養育則月
費甚廣征戰則克捷未聞誠願訓練禁戢使行伍必求於勇敢
指顧無縱於後先又乞於聽斷之暇親臨殿庭更名魏虎使其
擊刺馳驟以彰神武又言朝廷設官各有攸司今京朝別置審
官殿直別置三班刑部別立審刑宣徽全同散地銀臺虛有變
更欲望停審官三班復委中書宣徽銀臺復歸樞密審刑復歸
刑部又京府大都萬方軌則望仍舊貫選委親賢今皇族宗子
悉多成長但令優逸無以試材宜委之外藩擇文武忠直之士
爲之贊弼又天下州縣官吏不均或冗濫至多或歲年久闕望
選擇京朝官出爲縣令省去主簿令尉兼領自餘通判監軍巡

檢並着量省減又言人情貪競時態輕浮雖骨肉至親臨勢多
變同僚之內多有不和伺隙則致于傾危患難則全無相救仁
義之風蕩然不復欲望明頒告諭各使改更庶厚化原永收政
本言多切於時務至州葦城壘修戰具諸將多沮議不協開嘆
曰吾觀昴宿有光雲多從北來犯境上寇將至矣今諸將怨我
寇至必危卽求換郡徙忻州刺史及契丹犯邊止拜請車駕觀
兵河朔四年徙滄州道病卒年五十四錄一子涉爲三班奉職
閒性倜儻尚義有士人貧不克葬罄所有贈之善射喜奕有集
十五卷家戒千餘言刻石以訓諸子兄肩吾亦至御史從子湜
瀕沆並進士瀕秘書丞從孫植字子春少貧自奮於學開器
之登進士授大理評事通判滁州累官至御史中丞以疾辭改
侍讀學士知鄧州遷給事中移穎州領京西安撫使坐賊張海
弘簡錄

郭遵山竊發不能察降知黃州又薦張得一落職未幾復官歷
吏部侍郎卒平居畏慎寡言笑所至官舍蔬果不敢採家無長
物時稱其廉

穆修字伯長鄆州人幼嗜學不事章句真宗東封詔舉齊魯經
行之士修預選賜進士出身調泰州司理參軍自負其才與衆
齟齬通判忌之使人誣以罪貶池州遇赦得釋久之補潁州文
學參軍徙蔡州修性剛介好論斥時病詆訕權貴人欲與交輒
拒之雖及門故舊亦畏其嚴下寡合張知白守亳有豪士作佛
寺成知白名修作記記成不書士名士以白金五百爲壽求載
名於記修謝不受曰吾寧餽山旅寓終不以匪人汚吾文竟投
金趣裝去宰相欲識面將川之修終不往見迎母居京師就養
母死負櫬歸葬日誦孝經喪記不爲浮屠事自五代文弊宋興

楊億劉筠尚弊偶之辭學者靡然從之修獨毅然以古文稱蘇
舜欽兄弟多從之游士習始知變古當時號爲能文者必曰穆
參軍明道中卒慶曆中祖無擇訪所著詩書序記誌等數十首
集爲三卷

梁周翰字元褒鄭州管城人延州馬步軍都校彥溫之子幼好
學十歲能屬文周廣順進士授虞城簿辭疾不赴范質王溥聞
其名改開封戶曹參軍宋初引爲秘書郎直史館時議更定武
成王配享周翰上言粵自唐室崇祀太公原其用意蓋以天下
雖大不可去兵域中有爭未能無戰資其佑民之道立爲右武
之宗覲張國威遂進王號貞元之際祀典益修因以歷代武臣
陪饗廟貌如文宣之制及於今日只如樂教廉頗皆奔亡而爲
鹵韓信彭越悉蒞醢而受誅自起錫劍社鄴伍員浮尸江渚左

車亦債軍之將孫贖實刑餘之徒穰苴之債卒齊庭吳起之非命楚國周勃稱重自干尚方之誅陳平善謀嘗蒙受金之謗亞夫死於獄吏鄧艾追於檻車李廣後期而自刎賈嬰樹黨而喪身鄧禹敗於回溪終身無董戎之寄馬援死於蠻徼還尸國遣奠之儀其餘諸葛亮事偏方之主王景略佐閭位之君關羽爲仇國所禽張飛遭帳下所害苟欲指瑕未能無累或從澄汰盡可棄捐方今陛下屬威遏亂講求兵法締構武祠將以勸激戎臣資假陰助忽使長廊虛邈配食前空似非允當不報乾德中獻擬制二十篇擢右拾遺會修大內上五鳳樓賦人傳誦之初太祖嘗識彥溫以石守信亦與舊故語以將用周翰掌誥守信微露其言周翰遽上表謝太祖怒遂寢其命歷通判綿眉二州坐杖人至死奪二官起授左贊善大夫監絳錦院改左補闕兼

知大理事時上再郊疏言天下至大其中有軍恩未及節文未
該者臣願推而廣之方今新克西蜀淮南荆潭廣桂之地皆爲
玉土誠能以諸方所得之利減諸道租賦之入盡除科變名品
調發均輸庶乎德澤均而民力寬矣又坐杖錦工爲其所訴太
祖怒改授左司農寺丞太平興國中知蘇州以辭學爲流輩所
欽不樂吏事惟飲戲爲務郡政不治罷分司西京俄除楚州團
練副使雍熙中李昉薦爲右補闕賜緋魚宋白復薦兼史館修
撰充廷試考官而賜金紫尋遷起居舍人領左右史兼起居郎
諸自今崇德長春殿宣諭之旨及侍臣論列之事依舊中書修
爲時政記樞密院事涉機密亦令編纂月終送史館自餘有司
凡干封拜除改沿革制置之事悉行條報以備編錄仍令郎與
舍人分直崇政殿以記言動別爲起居注每月進御降付史館

從之起自注至道中遷工部郎中兼左庶子真宗在儲宮知其名令取所爲文周翰悉纂以獻登祚首擢駕部郎中知制誥俄判昭文館咸平三年爲翰林學士詔與趙安易同修屬籍經唐末喪亂籍譜罕存無所取則周翰劾意爲之頗有倫貫駕幸澶州命判留司御史臺懇求卮從還授給事中祥符二年拜工部侍郎卒年八十一錄其子忠寶爲大理評事生平素善音律兼有吏才然性卞急臨事過於嚴暴故多贖敗晚年才思稍減書詔多不稱旨有集五十卷及續因話錄

蘇易簡字太簡梓州銅山人父協登蜀進士歸宋任開封兵曹參軍終光祿寺丞贈秘書丞易簡少聰悟好學丰度奇秀才思敏贈隨父開封賈黃中教之年纔弱冠所試三千餘言立就太宗方留心儒術覽之稱賞擢冠甲科解褐將作監丞通判昇州

遷左贊善大夫右拾遺知制誥雍熙初郊恩進祠部員外郎二年與黃中同知貢舉以妻弟崔範在選罷奉朝請未幾復官年三十官翰林學士方易簡充貢時宋白爲知舉至是與白同列士論榮之淳化中同知京朝官考課遷中書舍人至學士承旨舊制山宴侍從皆預坐禮廢已久易簡請復之又續唐李肇翰林志二卷以獻帝賜詩嘉美以輕綃飛白大書玉堂之署四字勝於歷額韓丕舉士安李至等往觀上遣中使賜宴易簡與宰相李昉各賦詩紀其盛他日直禁中觀上試教器易簡奏持盈守成理固如之願陛下慎終如始以固丕基天下幸甚充郊祀禮儀使知審官院易簡引唐故事請以宣祖太祖同配又言初任京朝官未歷州縣不得擬知州通判詔皆可之改知審刑院俄掌吏部選遷給事中叅知政事與同僚趙昌言忿爭不協罷

爲禮部侍郎出知邠州移陳州素性嗜酒上常書勸酒二章以示戒至道二年卒年僅三十九上深嘆惜贈部尚書爲人外若坦率中有城府屬文初不達體要及掌誥命頗自刻勵雅好議論尤善談玄旁通釋典所著文房四譜并文集二十卷在翰林八年上待之若賓友春遇夏絕倫輩時李沆後入在其下而先叅政上特授易簡承旨以均錫賚易簡以親老急於進用因亟言時政闕失遽得叅政帝自是不復有欺接意但正色責以吏事易簡悔之有父友同鄉何光逢代人充試易簡知貢舉常屏出之光逢造謗書指斥朝政且譏易簡遂逮捕棄市然非易簡本意居常怏怏母薛氏賢明常入朝上賜坐問何以教子成此令器對曰幼則束以禮讓長則教以詩書上顧左右曰真孟母也易簡頓首謝曰陛下以孝治天下獎及人親臣曷勝榮幸三

子宿壽耆祥符間皆祿之以官者有才名爲工部郎中直集賢院孫舜欽字子美者之子也少慷慨有大志狀貌怪偉當天聖中病學者爲文多務對偶乃獨與穆修爲古文歌詩一時豪俊靡然從之初以蔭補濟鄆郎調榮陽尉究心時務會玉清昭應宮災詣登聞院上疏略曰自春徂夏霖雨陰晦農田被苗幾於十九天意欲警悟陛下而大臣反歸咎于刑獄乃肆赦天下使殺人者不死傷人者倖免非所以合天意也聞古者斷決滯訟以平水旱不聞因水旱而赦獄訟志曰積陰生陽火災見焉故乘夏之氣發洩於玉清宮震雨雜下烈焰四起樓觀萬數刻而盡昔漢宣帝時茂陵白鶴館災帝戰慄恐懼徵求直言夫茂陵不及京都白鶴館又不若此宮尚降詔四方以求已過今浹日之間未聞此舉反計工料役丞圖修復聞者駭惑聚首橫議

咸謂章聖皇帝昔以此費耗天下天故災之而陛下違之與天相競無省已改過之意如是而欲變災爲祐詎可得乎臣又按五行志賢佞分辨官人有秩率由舊章禮重功勳則火得其性若信道不篤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故劉向謂魯成公信三桓之讒逐其父臣三年新宮災宋襄公聽讒逐其大夫華弱九年春宋火今宮災豈亦有是乎願陛下拱默內省罷再造之勞述前世之法則天下幸甚不報舜欽又上書官前孔道輔范仲淹剛直不撓致位臺諫一旦皆罹中傷竄謫而去使正臣奪氣鯁士咋舌物情閉塞上位孤危軫念于茲可爲驚懼尋舉進士改光祿寺簿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店宅務康定中河東地震復疏言二大事一曰正心夫治國如治家治家者先修已修已者先正心心正則神明集而萬務理比年陛下稍邇

俳優賤人。燕樂踰節。賜予過度。竊觀祖宗視朝。肝旻方罷。猶坐後苑門。有白事者。立得名對。真宗末年不豫。始間日視事。今陛下春秋鼎盛。實宵旰求治之秋。而乃隔日御殿。此政事不親也。又府庫匱竭。民鮮蓋藏。誅斂科率。殆無虛日。計度經費。廿倍於昔。此川度不足也。其二曰擇賢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使。然非謂盡擇盈庭之士也。在擇一二輔臣。及御史諫官而已。昨王隨自吏部遷平章。超越十資。此乃非常之恩。必待非常之才。而隨虛庸邪諂。非輔相之器。降麻之後。物論沸騰。故疾纏其身。災仍於國。又石中立。頃在朝行。以詖諧自任。士人或有宴集。必置席間。聽其語言。以資笑噱。今處之近輔。物望實輕。又中丞張觀司諫。高若訥。溫。和。軟。懦。無剛鯁。敢言之氣。斯皆執政引置。欲其慎默。不敢舉揚其私。時有所言。則必暗相關說。旁人窺之。甚可

笑也。故御史諫官之任。陛下必親擇之。不令出執政門下。臺諫
既得。則近臣不敢爲過。乃馭下之策也。范仲淹薦其才。召試。除
集賢校理。監進奏院。會院當祀神。舜欽與右班殿直劉巽用鬻
故紙。公錢名妓樂。設宴。御史中丞王拱辰廉得之。諷其屬論奏。
事下。開封劾治。舜欽巽坐自盜除名。同會知名士十餘人皆罷。
遂先是。舜欽娶宰相杜衍女。衍方與仲淹富弼在政府。欲更張
庶事。故拱辰等不便之。是舉欲因以搖衍也。久之復起爲湖州
長史。寓居蘇州。買木石作滄浪亭。益讀書發憤爲歌詩。其體製
豪放。往往驚人。善草書。每酒酣落筆。爭爲人傳。及卒。世尤惜之。
兄舜元字才翁。精悍任氣。節爲歌詩。亦豪健。尤善草書。舜欽
不能及。官至度支員外郎。三司判官。

尹源字子漸。河南人。自幼博學。隱記與弟洙皆以文學著名。振

起柳開復古之作時稱源河內先生洙河南先生初以父仲宣
蔭補三班借職登進士改奉禮郎遷太常博士歷知芮城河陽
新鄭三縣通判涇州知滄州劉渙坐專斬部卒源上書救之得
免嘗作唐說及敘兵十篇以獻其略曰世言唐所以亡由藩鎮
之彊臣獨謂弱唐者藩鎮也弱而不至于亡亦藩鎮也燕趙魏
首亂唐制專地而治然皆恃朝廷以爲輕重假王命以相維持
唐雖病之亦不得而外焉故河北順而聽命則天下爲亂者不
能遂河北不順則姦雄附比而起朱泚李希烈始遂其僭田悅
王武俊前後效尤及憲宗奮起討蜀平夏誅蔡夷鄆若非田氏
稟命承宗歸國安能卒成中興之功哉武宗將討劉稹必先撫
諭三鎮絕其連衡之計而功始成如是二百年姦臣逆子不敢
窺神器其明効不待較也至廣明以後河北之事已去關東無

復唐有以故梁祖一舉而代唐皆由劉仁恭輕戰而敗羅氏內
附王鎔請盟其勢使然向使田承嗣尚守魏王武俊朱滔猶據
趙燕梁祖雖暴安能覆禪天下乎故唐之弱者以河北之彊唐
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其敎兵有曰兵主於外則勇主於內則
驕勇生於勞驕生於逸蓋外兵所習疆場戰鬪勞苦之事死生
之命制之於將唐之藩鎮皆自募兵訓練出攻入守上下一志
朝廷藉而爲用內討叛國外征四裔所至有功今旣懲其弊凡
天下驍勇悉萃京師雖濱塞大郡籍兵不踰數千每歲防秋則
戍以禁兵禁兵居京師日享安逸未嘗服甲冑荷戈戟不知進
退號令之嚴將帥任輕而勢分軍機往往中制故驕驕而勞之
則怨驅之則鈍故唐之失失於權不能制權不能制者不得已
也今之失失於拘制太過拘制太過者可已而不已也後其言

多效改判慶州會元吳寇定川堡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源遣
懷敏書曰賊舉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
宜駐兵瓦亭擇利而後動懷敏不聽卒至於敗范仲淹韓琦薦
其才名試學士院源素不喜賦主試者第其文下除知懷州卒
洙字師魯爲人內剛外和博學有識度尤深於春秋其爲文
簡而有法登進士調正平縣簿歷河南戶曹參軍安國軍節度
推官舉書判拔萃改山南東道掌書記歷知光澤伊陽有能名
大臣薦試除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會黨議起洙自劾與范仲
淹義兼師友不容苟免落職監唐州酒稅嘗作敘燕息成二篇
敘燕曰戰國之時燕不能加趙趙魏一則燕固不敵自燕入於
契丹勢日熾大顯德間雖復三關地尚未盡國初并合其勢益
張然止命偏師備禦王師伐蜀吳泰然不以兩河爲顧是趙魏

足以制之明矣。并寇既平，悉天下銳，專力契丹，不能攘尺寸地。頃嘗以百萬衆駐趙魏，訖敵退，莫敢抗世。多咎其不戰，然我嘗有內顧心，戰不必勝，不勝則禍立至。原其弊在兵不分。蓋兵不分，有六弊：使敵蓄勇以專待，無他枝梧一也。善將兵者必問幾何，今不分高下，使盡主之二也。既委大柄，不無疑貳，我衆士怠三也。大衆一北，肆意長驅，無復顧心四也。重兵全屬，根本虛弱，纖人易以干說五也。從而命臣監督進退，皆由中御，沮於變通六也。符堅之淝水，哥舒翰之潼關，可爲明鑒。且夫制敵在謀，不在衆。以趙魏燕益以山西民，足以守兵，足以戰。設分爲三壁，犄角以疑其勢，設覆以待其進，將得專制，乘間夾擊，宜無不勝。縱使偏師挫衄，他衆尚奮，詎能繫國安危哉？故師覆于外，而本根不搖者，善敗也。昔者六國屢敗於秦，散而復振，幾百戰猶未及。

其都守國之固也。陳勝項梁舉關東之衆，朝敗而夕滅，合併之勢也。以天下之廣，謀其國不若千里之固，而襲合併之勢，庸非惑哉？息戍曰：國家創棄朔方西師，不出三十年而亭徼千里屯戍之費亦已勤矣。西戎爲寇，遠自周世；西漢先零東漢燒當，晉氏羌唐禿髮，歷朝爲患，勞弊中國而東漢爲甚。費用常以億計，今涇原邠寧秦鳳邠延四帥戍卒十餘萬，一卒歲給無慮二十萬，以十萬較之，歲用二十億。自靈武用兵，計費六百餘億，方前世數倍矣。平世屯戍且猶若是，後有他警，不可一日輟去，是十萬衆有增而無損期也。國家厚利募民入粟，傾四方之貨，然無水漕之運，悉皆推輓而致，歲不常登，廩有常給，頃年亦稍匱矣。爲今之計，莫若籍丁民爲兵，擬唐置府，且如京兆上戶可十餘萬，中家半之，當得兵六七萬。他郡皆然，登材武者爲什長，隊正盛

秋旬閱傳以關內河東勁兵盡罷京師禁旅慎簡守帥分統而專任之分統則兵不重專任則將益勵使敵衆無隙可窺不戰而懾其廟勝之策乎又爲述亨審斷原刑敦學矯察考績廣揀凡雜議共九篇語皆類此當時稱其善論韓琦尤賞之夏竦經略辟爲判官數上疏論邊事講求開寶以前用兵故實請減併柵壘召募土兵省騎軍增步卒又上書爵令竦遣洙詣闕奏攻守二策帝取攻策擢爲集賢校理洙遂趨延州謀出兵仲淹持不可還至慶會任福敗洙發慶卒數千趨鎮戎軍赴救未至賊引去竦劾以擅興降通判濠州韓琦辟通判秦州加直集賢院疏言漢文武二帝不以危亡爲諱而子孫保有天下秦二世隋煬帝以危亡爲諱而宗社數年丘墟陛下視今日之治孰與漢文威制四裔孰與漢武至於西有不臣之寇北有強大之鄰並

瘡苦數擾內地疲遠輸卒有乘弊而起雖使智者不能善其後也當此之時謂宜夙夜憂懼以慮事變而塞禍源然未聞以宗社爲憂危亡爲懼者其說有三命令者人主所以取信天下也異時降一指揮人皆竦視今則私相竊語以爲不久當更又聞有獻忠謀者始甚聽之後以一人沮則意移矣此命令日輕朝廷何由取重乎爵賞者陛下所持之柄也近時時因緣以求恩澤咸從中而下謂之內降此前代政衰或母后專制妃主擅朝故有此弊以陛下威柄自出苟賢而才者當與大臣公議進之何必襲前弊哉且使大臣從之則壞綱紀不從則沮德音壞綱紀忠臣有所不忍沮德音聖心有所不容此恩寵過濫而威柄日移之弊也賜予者國家所以勸功也比年嬪御伶官太醫之屬過加優資但見取於民者日煩卽知畜於公者不厚臣所謂

不以宗社爲憂危亡爲懼者以此仁宗嘉納之又作惻忠辨誣
二篇言參軍耿傳本以文吏無軍責而身死行陣言者誣爲致
任福之敗及得傳書乃戒福持重慎毋輕進傳乃得免遷太常
丞改右司諫知渭州兼領涇原路經略公事坐陝西四路總管
鄭戢遣劉滬董士廉拔水洛徙慶州又改晉州遷起居舍人直
龍圖閣知潞州士廉詣闕復訟詔遣劉滬就鞫滬探宰相意傳
致假部將孫用公使錢爲償私息洙坐貶崇信軍節副監均州
酒稅生平於西事尤練習自元昊不庭未嘗一日不在兵間其
述戰守勝敗盡當時利害未及施行遽感疾卒年四十七時論
惜之有文集二十七卷嘉祐中琦奏還故職官其子構 滉字
子正彭城人登進士由太常博士拜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
遷爲禮部員外郎知雜事坐宴紫宸殿不肅謫知忻州稍遷龍

關關直學士知慶州卒

胥偁字安道長沙人少力學柳開見其文曰子異日必名天下
歐陽修亦愛之名置門下遂妻以女登進士授大理評事通判
湖舒二州直集賢院同判吏部南曹遷太常丞與戶部判官高
弁同知開封舉坐私發彌封擇取有名者各奪二官監光化軍
酒起通判鄧州復知禮院林特辟通判許州徙知漢陽軍遷判
三司度支勾院修起居注累遷刑部員外郎知制誥以工部郎
中爲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忻州地震偁上言陽不勝陰之効
朝廷政令不專後宮外戚恩澤日蕃趙元昊朝貢不至蹙然討
之太暴當遣使責問待其辭屈而後加兵則不直在彼而王師
之出有名矣又奏戍兵代還宜如祖宗故事閱其藝於後殿有
衛卒三十餘人賂庫吏求揀冬衣坐繫偁請從末減奏可時西

塞用兵士卒妻子留京師犯法當死帝不忍用刑或欲奪之假極言不可帝悔而止又宦者程智誠與三班使臣馮文顯八人同犯罪帝使赦智誠三人而坐文顯五人偃以同罪異罰不可得并釋偃未仕時有良田數十頃既貴悉以予族人始天下職田無日月之限赴官者多以前後爲斷偃請著令各限以月嘗與謝絳受詔試中書吏大臣有以簡屬輒不發視亟焚之修方善范仲淹及偃糾察刑獄仲淹尹京數劾其立異因與修有隙子元衡有學行能自立爲都官員外郎生子茂謀偃卒後元衡茂謀相繼夭偃後妻刁約妹也與男婦韓氏孫婦謝氏寡居丹陽閨門有法江淮人至今稱之

高升字公儀濮州雷澤人弱冠從种放遊學古文于柳開與張景齊名至道中以文謁王禹偁奇之登進士累官侍御史諫修

玉清昭應官降知廣濟軍改邢州尋復戶部判官河決澶州請弛隄防縱水所之可省民力且以扼契丹南向議寢知陝州卒爲人天性孝友文章多祖六經孟子喜言仁義有所著帝則三篇爲世所傳與李廴賈同陸參朱頤伊淳州友善石延平劉潛皆其門人也

賈同字希得臨淄人祖崇五代時楊光遠反率鄉里保愚谷山全活二千人同篤學好古有名著山東野錄七篇年四十餘賜進士出身王欽若欲致之固謝不往居八九年始補歷城主簿張知白薦爲大理評事通判兗州天聖初上書言自祥符以來諫諍路塞丁謂乘間造符瑞以欺先帝其姦旣白宜明告天下正符瑞之謬罷官觀崇奉歸不急之備兵收無名之實費使先帝免後世之議國家無因循之失又言寇準忠規亮節疾惡損

邪自其貶黜天下之人弗見其罪宜還之內地以明忠邪善惡之分時章獻臨朝人以爲難遷殿中丞知梓州卒劉顏李冠王無忌及其門人私謚曰存道先生

石延年字曼卿幽州人跌宕任氣節讀書過大略爲文勁健善敘事方嚴縝密詩尤工長篇書法遒勁體兼顏柳爲世所好應舉不第值真宗錄二舉者以爲三班奉職延年恥不肯就張知白素奇之勸曰母老胡可擇祿不得已受命後以右班殿直改太祝知金鄉縣有能名薦累乾寧永靜二軍通判歷大理評事館閣校勘光祿大理二寺丞坐上書衛章獻太后還政落職通判海州久之爲秘閣校理遷太子中允同判登聞鼓院上言天下不識戰三十餘年請爲二邊之備及元昊反召見稍用其說命與吳遵路同往河東籍鄉兵得十數萬遵將欲以扞賊笑曰

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既不暇教，宜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又嘗請募人使剪厮囉及回鶻，舉兵攻元昊，帝嘉納之。性不喜謁權貴，以三喪不舉旅寓。三吳范純仁舉麥舟助之，然好劇飲，不拘小節。與劉潛造王氏酒樓對飲，終日不交一言。明日都下傳有「二仙來已」，乃知爲劉。石云：「初見若酣放，不可撓以世務。徐與論天下事，是非無不當。」後卒，遵路言於朝官其一子。劉潛字

仲方，定陶人。少卓逸，有大志，好爲古文，以進士起家。濶州軍事，推官知蓬萊縣。聞母暴疾，亟歸，母死，一慟遂絕。其妻撫潛太號而死人，傷之曰：「子死于孝，妻死于義，同時以文學稱京東者，又有歷城李冠，同三禮出身，調乾寧主簿，卒有東臯集二十卷。

顏太初，字醇之，彭城人。死國四十七代孫少博，學有雋才，慷慨

好義爲詩多切時事天聖中亳州衛真令黎德潤被誣死太初以詩發其冤又文宣公孔聖祐卒無子停封十年有醫許希以鍼愈仁宗疾詔爲其師扁鵲立廟加封太初作許希詩指聖祐事以諷其弟因得襲封孔道輔深重之登進士爲莒縣尉因忤運使投劾去久之補閬中簿改臨晉後移應天府戶曹參軍南京國子監說書卒著書號洙南子又號鳧繹處士有集十卷淳熙聯英二十卷 子復字長道嘉祐中敦訪遺逸應詔試中書歐陽修奏爲第一賜進士出身爲校書郎知永寧縣熙寧中任國子直講會安石更學校法罷去元祐初召爲太常博士建言士民禮制不立下無矜式請令禮官會萃古今典範爲五禮書又請攷正祀典凡干識緯異學汚朝陋制道流醜謝術家厭勝之法一切芟去俾大小羣祀盡合聖人之經爲後世法遷禮部

員外郎孔宗翰請尊奉孔子祠復上五議欲專其祠饗優其田祿獨其廟幹司其法則訓其子孫朝廷多從之兼崇正殿說書進起居舍人兼侍讀轉起居郎請擇經行之儒補諸縣教官凡學者攷其志業不由教官薦不得與貢舉升太學拜中書舍人兼國子祭酒言太學諸生有誘進之法獨教官未嘗旌別似非嚴師勸士之道改天章閣待制未拜疾卒年五十七王巖叟言其學行超特宜加優賻詔賜錢五十萬子岐建炎中爲門下侍郎

王逢字會之常塗人四世祖居巖仕唐爲驍衛長史遭亂居嵩山楊行密以兵迫之驅家人各散巖獨以身歸吳授湖州別駕一日大會忽失其所在亟使人掩捕其家無一人在者遂飄然長往莫知所終子孫因得無害至逢博學能文尤長于講說教

授蘇州學者嘗數百人晚始登第補南雄軍事判官爲國子直講兼隴西郡王宅教授駙馬李瑋從學事之甚謹爲求遷官辭不受終太常博士通判徐州爲人樂易篤于朋友與胡瑗善喜著書有易傳十卷乾德指說一卷復書七卷妻陳氏亦有賢行然竟無子

孫復字明復平陽人年四十屢舉不第亦未嘗娶隱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大約本于陸淳而增新意石介祖無擇皆師事之李迪知其賢妻以弟之子

語載弘道錄

孔道輔聞就往

見之介執杖履立侍左右升降拜起皆扶之其往謝亦然及介爲學官語常道曰孫先生非隱者也范仲淹富弼薦復有經術宜在朝廷上從之除秘書郎國子監直講車駕幸太學賜緋衣銀魚轉邇英閣說書楊安國言其講說多異先儒罷之尋坐孔

直溫獄貶監處州稅徙泗州知長水縣簽書應天判官未行學士趙槩等復薦爲直講在太學與胡瑗素不合互常趨避瑗泊經不如復而教養諸生過之復旣病韓琦言所著述仁宗選書吏給紙筆命無擇就其家傳寫凡十五萬餘言命藏秘閣稍遷殿中丞卒特官其一子

石介字守道兗州人進士及第歷郓州南京推官篤學有志向榮善疾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爲初辟御史臺主簿未至以輪敕書不當求五代及諸僞國後罷爲鎮南掌書記代父丙遠宦調嘉州軍事判官連遇家艱耕徂徠山下以易書教授魯人號徂徠先生入爲國子直講從學者衆爲文甚有氣嘗患科場文敝病佛老爲蠹著怪說并中國論言去此三者乃可以有爲又著唐鑑以戒茲臣宦官宮女指切當時無所諱忌杜衍韓琦薦

擢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會呂夷簡罷相衍代夏竦爲樞密使琦

與章得象晏殊買昌朝范仲淹富弼同時執政歐陽修余靖王

素蔡襄並爲諫官介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作慶

曆聖德詩語具弘道錄詩成傳至于蜀時蘇軾尚少卽有忻慕之意

其所稱多一時名臣特以大姦斥竦竦銜之孫復謂曰子禍始

此矣有指目者言其出入大臣之門頗招賓客預政事介不自

安出通判濮州未赴卒會有狂人孔直溫妄言謀反發覺搜其

家有介書竦併欲中傷衍等奏介詐死北走契丹請發棺驗視

詔下京東訪其存亡衍時在兗州聞之驚惶提刑呂居簡亦議

曰發棺果空竦戮非酷萬一屍存以無故剖人家墓何以示天

下乞召會葬親族門生及棺斂之人問之衆數百皆言介已死

得免斲棺家屬羈管他州久之放還家故貧幾于凍餒韓富諸

人分俸買田贍之熙寧中馬默請褒贈以官并錄其孫有徂徠集行世

何羣字通夫西充人性嗜古學喜激揚論議聞介在太學自遠而至介方會諸生講問曰生等有知何羣者乎日思爲仁義不知饑寒之切已也由是皆向仰之因館介家其子弟推爲學長羣愈自克厲著書數十萬與人言未嘗下意曲從同舍目爲白衣御史嘗請復古衣冠言今之士語言率易舉止惰肆其衣冠亦不如古之嚴三代取士皆先行義後世專以文辭就其中害道者莫甚于賦請罷去之介贊美其說後多不行乃慟哭取平生所爲賦八百餘篇盡焚之徑歸不復舉進士嘉祐中何劄表其行義至趙抃守益州羣已死奏其遺藁有益時政願詔果州錄上之同時有黃晞者字景微建安人少通經聚書數千卷

學者多從之游自號贅隅子著欬欬瑣微論十卷謂贅隅者枿物之名欬欬者歎聲瑣微者述辭也介在太學遺諸生以禮聘召不出韓琦表薦除爲太學助教受命一夕卒

何涉字濟川南充人家世業農至涉始讀書晝夜刻苦汎覽博古上自六經諸子百家旁及陰陽醫卜之術無所不學過目不弄讀而終身不忘人問書傳中事悉應之至指卷第無訛也登進士調洛交主簿遷中部令范仲淹奇之辟彰武軍節度推官罷籍奏遷著作佐郎管勾鄜延等路經畧安撫招討司機宜文字軍中經畫頗預有力元昊納款名籍爲樞使欲涉同入朝辭以親老非人子自便之時願得歸養特改秘書丞通判眉嘉二州文彥博復薦召爲集賢校理旣又求歸蜀知漢興合州累官司封員外郎父喪歸卒諡恤其家官一子涉長厚有操行事親

至孝平居未嘗談人過惡所至多建學館勸誨諸生從遊者甚衆軍事匆冗中嘗爲諸將講左氏春秋秋青亦橫經以聽有治道中術春秋本旨廬江集七十卷

朱長文字伯原吳縣人登乙科病足不肯試吏築室樂園坊著書聞古吳人化其賢長吏至皆造請謀議政事士大夫過者以不見爲恥名動京師公卿多薦之元祐中起教授于鄉名爲太學博士遷秘書正字爲文至三百卷六經皆有辨說復有志稽古禮文之事著琴史序略曰朝廷方成太平之功制禮作樂比隆商周是書非直空文而已元符初卒哲宗知其清貧賻以絹百匹

蕭貫字一之新喻人俊邁能文尚氣槩登進士爲大理評事通判安宿二州遷太子中允直史館仁宗進太常丞同判禮院歷

吏部南曹開封推官判三司鹽鐵爲京東轉運使徙江東改洪州累兵刑二部員外郎生平臨事敢爲不苟合于時人有訴冤者咸謂得蕭使君始白將試知制誥忽夢綠衣人名至帝所賦晚寒詞語極清麗遂有疾卒人以比唐之李賀

孫唐卿字希元青州人少有學行年十七以書謁韓琦甚器之登景祐進士舉首有名當時除通判陝州因父憂毀瘠嘔血而卒詔賻其家 同時黃庠字長善分寧人博學彊記超敏過人試開封禮部皆第一聲動京師所作程文傳誦天下比引試以疾不入天子遣內侍卽邸舍撫問賜以藥劑歸江南病卒 又楊蔡弟真字審賢少有雋才慶曆二年試國子禮部皆第一及廷試帝臨軒啓封見名喜動于色遂擢第一公卿稱賀得人授將作監丞通判潁州未至遭母喪病卒詔賻恤其家

弘簡錄卷一百八十四終

弘簡錄

卷一百八十四

三

文翰宋三

弘簡錄卷一百八十五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齊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文翰 宋十之四

歐陽修 子發策 對介附

宋祁 從父 準

曾鞏 祖致堯 弟堅

陳師道

劉敞 弟叔從 子奉世

范祖禹 子冲

王安國

呂南公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氏守節親誨之學家貧

至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一再讀輒成誦及冠凝然有聲

是時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錐刻駢偶洪認

弗振學者固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柳開穆修輩咸有意作興

而力不足修始游隨得唐韓愈遺藁於廢篋中讀而慕焉苦志

探賸至忘寢食必欲并轡絕馳而追並之試南宮第一登進士

甲科調西京推官從尹洙爲古文議論常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歐詩相倡和名冠天下名入爲館閣校勘高若訥不救范仲淹修移書責之坐貶襄陵令稍遷武成節度判官仲淹帥陝西辟掌書記修辭曰昔者之舉非以爲利可同其退不可同其進也久之乃復職進集賢校理慶曆三年擢知諫院值仁宗更化大臣與諫官皆極一時之選修以言責自在風裁凜然帝虛心延問咨所宜何事多張弛小人翕翕不便朋黨之論漸起修恐善人不勝數爲帝分別言之語載弘道錄人以其論事切直嫉視如讐帝獨獎其敢言而賜五品服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命不待試越次除同修起居注知制誥奉使河東議者欲廢麟州以省餽餉修奏麟州天險廢之則河內郡縣皆不安居久宜分兵駐並河諸堡緩急得以應援平時亦可省費于策爲

便又奏令民耕析代崙嵐禁地廢田朝廷從之歲得粟數百萬斛凡罷河東重斂民所不堪者十數事遷擢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至則區處官吏使能者盡力奏廣御河漕運造鐵伏船以絕侵盜置都作子磁相一道兵械咸仰給焉富弼爲宣撫使時保州亂兵已誅脅從二千人分隸諸郡弼恐生變欲同日誅之與修遇于內黃語以故修曰禍莫大于殺已降况脅從乎旣非朝命脫有不從爲變不細弼悟而止未幾杜衍韓琦仲淹弼等相繼以黨議罷去修慨然上疏略曰自古小人欲廣害忠良必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必誣以顓權其故何也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小人不以爲利必欲盡去之然後得以恣肆而善人少過難于一一求瑕惟指以爲黨則可一時盡逐至于大臣已結主知他事難以動搖惟專權上心所忌方可傾之今

杜衍與韓琦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才而不聞其有
可罷之罪一旦罷去使羣邪相賀于內敵國竊笑于外臣竊惜
之疏上忌之者益衆因孤甥張氏獄傳致其罪左遷知滁州徙
揚州滯外凡十二年復官學士留守南京母憂除服召判流內
銓入見帝問勞甚至小人畏修復用乃詐爲修奏乞澄汰內侍
以激怒之出知同州吳充諭救得免尋遷翰林學士充唐書表
志總裁奉使契丹特命四貴臣押宴諭曰此非常制以卿名重
爾嘉祐二年知貢舉時士子尚爲檢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修
痛排抑之場屋之習爲之一變如龍圖閣學士知開封繼包拯
之後簡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師亦治旬月改羣牧使唐書成
拜禮部侍郎封樂安郡開國侯仍兼侍讀學士修居翰林八年
知無不言會河決商胡宰相陳執中主賈昌朝欲開橫壩故道

回河東流文彥博主李仲昌欲入六塔河議論不決修奏橫壠
功大難成雖成將復決六塔狹小不能受全河旁郡必罹其害
不若因勢所趨增堤峻防疏其下流縱使入海此數十年之利
也臺諫論執中過惡修勸上不當拒忠言以庇恩相恐累盛德
狄青爲樞密使有威名帝不豫訛言藉藉修請出之于外以保
終始于是二人皆罷水災上疏請立儲宮言陛下當法漢之文
帝而以後唐明宗爲戒其後建立英宗實原于此五年拜樞密
副使與曾公亮考覈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遠近更
爲圖籍凡邊防久缺屯戍者必加蒐補六年叅知政事會兵民
官吏財賦之要中書所當預知者集爲總目凡遇事至不復求
之有司與韓琦同心協定建儲大議英宗初立有疾左右交構
兩宮幾成嫌隙修奏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于天下昔溫

成之寵尚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耶后意稍和修復
奏曰先帝在位久德澤在人故晏駕之日歸戴嗣君無敢異同
者不然太后一女子臣等五六書生天下誰肯聽從后爲默然
兩宮和好如故修自居執政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諭可否遇
臺諫論事必詰其是非以是怨誹者衆會濮議起修引喪服大
記謂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
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
無典據進封大國又禮無加爵之道御史呂誨等詆修執議不
與衆同皆被逐惟蔣之奇議合薦爲御史衆因曰爲姦邪之奇
患之思所以自解會修婦弟薛宗儒有憾于修造帷薄不根之
謗展轉達于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露章劾之修杜門請
治祠宗初卽位欲深護修因訪故宮臣孫思恭思恭爲之辨釋

帝使詰思永之奇問所從來二人辭窮坐黜修亦力求退罷爲
刑部尚書觀文殿學士知亳州熙寧二年遷兵部尚書知青州
修素以風節自持旣被汙蟻堅乞謝事優詔弗許及守青以請
止散青苗錢爲安石所詆求歸愈切以太子少師致仕五年卒
年六十六贈太子太師諡文忠生平天資剛勁見義勇爲與人
言盡心無隱雖機穽在前觸發不顧放逐再三志氣自若始在
滁號醉翁晚更號六一居士學者求見輿語未嘗及文章惟談
吏事謂文章止于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凡歷數郡多務寬簡不
爲苛擾故所至民便之其所爲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立言簡
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于至理天下翕然師尊尤篤于友
義生則振之死爲調護其家獎引後進如恐不及凡經賞識率
爲聞人若曾鞏王安石三蘇方布衣屏處人未能知爲游其聲

譽遂大顯于世刻意好古自周漢以降金石遺文斷編殘簡一切掇拾研稽異同立說申證爲稽古錄所撰五代史法嚴詞約多春秋遺旨軾敘其文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識者以爲知言子發字伯和少好學得父之傳師事胡瑗聞古樂鍾律之說文詞議論獨探古始自書契以來君臣世采制度文物旁及天文地理靡不悉究不治科舉以蔭補將作監簿累遷殿中丞卒軾哭之稱爲蔡伯喈張茂先之流裴宇叔弼廣覽強記能文辭年十三見修著鳴蟬賦侍側不去修撫之曰兄異日能爲吾此賦否因書以遺之以蔭爲秘書正字中乙科調陳州判官因親老不仕父卒代草遺表如其自作服除爲審官主簿累遷職方員外郎知襄州以忤會布婦兄魏泰徙知潞州元符末還朝歷吏部右司郎中直秘閣

知蔡州坐黨籍廢 有安福人劉弁字偉明幼警穎日誦萬言
登元豐進士宏詞二科知峨眉縣改太學博士元符中有事南
郊進大禮賦哲宗稱善除秘書正字徽宗改著作佐郎實錄院
檢討性嗜酒不事拘檢爲文辭剗剔瑕類卓詭不凡以疾卒有
龍雲集三十卷周必大推重之序其文以爲自歐陽修後可續
正傳云

宋祁字子京與兄庠皆善屬文登進士調復州軍事推官改大
理寺丞國子直講試直史館遷太常博士同知禮儀院言李照
之樂以縱黍累尺比之李宗謬燕肅所言太常樂律下五聲鍾
磬下兩聲其律不相應降黃鍾爲太簇君實寄於臣不可以事
天地宗廟乃詔新詳定而罷之語具載樂志是工部員外郎同
修起居注權三司度支判官疏言朝廷大冗有三願罷僧道及

尼不受戒者。可得耕夫織婦五十餘萬。驛廂軍不在籍者。歸于南畝。又得力耕凡數十萬。郡縣庶官。明立限員。其門廕流外貢舉等科。貨置選限。稍務擇人。俟有關官計員補吏。斯三者。去冗之道也。又有三大費。道場齋醮。無有虛日。京師寺觀。多役卒徒。三倍他處。大臣罷黜。濫除節相。坐靡邦用。觀自今天地宗廟社稷百神犧牲玉帛之外。一切倖革。其非當邊要及無師屯者。不得建節。已帶節度。不得留置近藩。及京師。斯三者。節費之道也。若乃躬服至食。風示四方。衣服起居。無踰舊規。後宮珠綺。不得妄費。則天下響應。民業日豐。人心不搖。師徒可舉。蠢爾西北。在吾掌中矣。徙判鹽鐵勾院。同修禮書。爲天章閣待制。兄庠罷出知壽州。徙陳州。還知制誥。植判流內銓。除翰林學士。與晏殊親密。遇中秋啓宴。出妓樂飲酒賦詩。翌旦殊罷相。邢草詞極詆時。

論薄之改提舉諸司庫務數釐正弊事增置勾當公事官其屬
言利害者皆先稟度可否而後議於三司著爲令徙知審官院
兼侍讀學士史館修撰修唐書專制列傳遷右諫議大夫充牧
使元昊與契丹相攻交來獻捷命祈館伴遼使耶律襄等妄自
誇大祈語以西人俘獲官名遽使駭愕而罷景祐中應詔言人
主不斷是名爲亂有三患焉與賢人謀而不肖者斷之重選大
臣而輕任之大事不圖而急小事故春秋齊閔霜不殺菽其意
主於疆君威別邪正急先務也語皆切中時病會張美入進封
貴妃祁當制冊告不竣旨又不送中書徑取官告院印封以進
坐落一職出知許州數月復原官祀明堂遷給事中兼龍圖閣
學士復坐子從張彥方游山知亳州歲餘徙知成德軍充本路
安撫使河北騎軍雖多常患馬少祈請復唐馳幕之制弛河東

陝西馬禁聽民間買賣益募步卒修居十五弓十三槍刀十二
轅車掘塹騎精步銳敵人畏之居五月徙定州上言天下根本
在河北河北根本在鎮定其人恥怯尚勇好功忘死殆天性然
也故論兵不得不先河北謀河北捨鎮定無足議者今朝廷先
陝西河東而後河北非計之得西賊兵銳士寡不能深入河東
天險彼憚爲寇若河北不然自薊直視勢同建瓴一鼓而前如
行筦衽今陛下欲兵之強必多積穀與財欲士訓練必善擇將
帥欲人樂鬪必賞重罰嚴欲賊顧望不敢前必使鎮重而定疆
夫鎮定一體也自來常爲一道師專而不分故定堪其習則鎮
擣其脅勢之自然耳今判而爲二平時號令文移尚不相謀脫
若臨事尚肯任其責邪臣請合爲一路領以將相大臣河東馬
彊士習令與鎮定表裏列將在陝西河東有功狀者得遷鎮定

賊若深入。以河東健馬。佐鎮定精兵。權一而責有歸。策之上也。前後論事多施行。卽不行。亦降詔褒答。又上禦戎論七篇。凡敵之山川道路國俗嗜好與其君臣向背及兄弟不相能。後必殘覆其言。若合符節。加端明殿學士吏部侍郎知益州。尋除三司使。時兄庠方執政。司諫吳及發其家人在定。貸公使錢中丞包拯。又言。祈在益部多游燕。乃出知鄆州。祈出入內外十餘年。所至以唐書彙自隨。及成。遷左丞。進工部尚書。以羸疾請醫。入判尚書都省。踰月。拜學士。承旨。遇八直。許一子扶侍。尋爲羣牧使。封常山郡開國公。卒。年六十四。遺奏切諫五事。其一言東宮虛位也。自爲誌銘。及治戒。以授其子。自言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不足垂後。爲吏在良二千石下。慎勿請諡。及受贈典。斂葬。及期。無爲流俗拘忌。子男十四。定國進士。終太常博士。靖國彥國。

國子博士惠國虞部員外郎輔國奉國祚國右贊善大夫順國
大理寺丞伯國秘書正字亮國保國大理評事嗣國俊國廣國
皆太祝諸孫亦衆祈性明果所至以嚴肅稱論事蹇蹇無所迴
避而於兵若素習然清約莊重不及其兄故不至公輔預修籍
田記集韻并撰大樂圖二卷文集百卷後因門人范鎮學士張
方平言贈刑部尚書諡景文從父準字子平祖彥升庫部員
外父鵬秘書郎開寶中學士李昉知貢舉取舍失當太祖覆試
便殿見準形神偉茂程文敏速擢以爲冠授秘書郎直史館預
修諸道圖經奉使契丹還知太平州加著作郎累遷金部郎中
卒年五十二爲人美風儀善談論辭采清麗蒞官所至皆有治
聲李穆坐盧多遜同門黜左右無敢言者準因奏事盛言穆長
者有檢操常惡多遜專恣恐非其黨上寤復穆官時論稱之天

禧三年錄子大年試校書郎從子可觀金部郎中

冊曰文忠大手景文巨筆共扛鼎俎悉用全力一言見道可垂典則唐史之成才不逮識事增文省祇見其惑鑒觀斯言莫易指摘

曾鞏字子固南豐人三世兄弟皆登進士祖致堯字正臣解褐符離縣簿梁州錄事參軍遷著作佐郎直史館改秘書丞出爲兩浙運使俄徙知壽州轉太常博士性剛率好言事屢上章奏辭多激直真宗遷主客員外郎判鹽鐵勾院張齊賢薦其材堪任詞職未果奏爲涇原環慶經略判官改戶部員外郎抗疏自列詞旨狂躁黜爲黃州副使未幾復改吏部員外歷知秦泉蘇楊鄂五州祥符中至禮部郎中卒年六十六平生頗好纂錄所著有仙鳧羽翼廣中台志清邊前要西陲要紀爲臣要紀凡百

六十餘卷父易占知如皋縣羣生而警敏授書數百言脫口成
誦年十二試作六論援筆而成辭甚富偉甫冠名聞四方爲歐
陽修所稱初調太平司法參軍召爲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實錄
檢討官出通判越州罷鄉戶牙前應役歲餼常平不足輦諭告
富人出糴稍增其價貸民和糧隨秋賦納民賴不乏轉知齊州
以疾姦急盜爲本曲堤周氏子高賊良民汙婦女奢僭服器縱
橫里中章丘民聚黨號霸王社椎剽村落羣悉寘于法又使民
出入保伍相譏有盜鳴鼓相援每發輒得盜萬友名在捕中一
日出自首羣飲食之假以衣冠騎從夸徇四境盜聞爭自首由
是外戶不閉每歲發民濬河初按籍三丁出一羣括其隱漏至
九丁取一自長清抵博州以達于魏弛無名渡錢爲橋省六傳
舍人以爲便徙襄及洪州遇歲大疫命縣鎮亭傳悉儲藥待求

有不能自養者來就息官舍資以食飲衣衾之具分醫視診所
全活甚衆王師萬人征安南輩先期區畫供頓遠過市里不知
加直龍圖閣知福州將樂盜廖思旣降復叛輩以計羅致之罷
寓園蔬以代職田輩僧利爭求宿弊徙明毫滄三州輩負才名
久外徙一時後輩鋒出輩處之泊如也會過闕神宗召見勞問
留別三班院時五朝國史各自爲書帝將合而爲一加輩史館
修撰不設監總令專典之書未成拜中書舍人官制行自三省
百職事選授一新除書皆出其手號爲典約尋擢延安郡王賧
奏甫數月丁母艱又數月卒年六十五輩天性孝友父亡奉繼
母益至撫四弟九妹宦學婚嫁人爲畢力爲文章上下馳騁愈
出而愈上少與王安石游聲譽未振導致於歐陽修得志後日
與之異嘗因上問對曰安石文學行義不減楊雄以吝故不及

上曰彼能輕富貴何吝也華曰臣所謂吝者謂其勇於有爲而
於改過耳上然之呂公著嘗言於上華爲人行義不如政事政
事不如文章以是不大用云 孫志宇仲常以蔭補郊社齋郎
累官司農丞通判溫州建炎二年金人陷越毳入爲帥約坡中
文武並詣府有不至及藏匿不覺察者皆死志獨不往爲隣人
糾察家屬四十日同日被害子宗甫四歲郡卒陳海匿之免後
仕至知南安軍 華季弟肇字子開少博覽勤學旣長天資溫
厚容貌端嚴初調黃巖簿薦爲鄭州教授擢崇文校書館閣校
勘兼國子直講同知太常禮院以禮文自任秦漢諸儒各任臆
說無所猜據肇在職多所釐正建議親祠皇地祇於北郊衆莫
能奪會兄布論市易被責亦奪肇兼職滯於館下恬然無愠曾
公亮薨肇狀其行實神宗覽而嘉之轉國史編修歷吏部右司

郎中充實錄檢討元祐初累起居中書舍人論葉康直知秦州不當執政訝不先白御史因攻之肇求去范純仁力言於朝曰若善人不見容吾輩不可居此矣力排之得釋太后疑韓維護毀范百祿出維守鄧肇言韓維爲朝廷辨邪正是非不可以疑以廷諫護大夫王觀以論胡宗愈坐貶肇又言陛下宵旰心於大臣寄耳目於臺諫二者闕一不可若因宗愈去規是愛心腹而塗耳目也帝悟而止皇太后受間詔遵章獻故事御文德殿肇言天聖初兩制定議受間崇政仁宗特改文德蓋一時之制今帝述仁宗故事以極崇奉孝敬可謂至矣臣竊謂太皇宜特下詔揚帝孝敬之誠而固執謙德則從天聖兩制之議則帝孝愈顯太皇之德愈尊矣坤成節上壽議百官班崇政肇又言天聖三年近臣班殿廷百官止請內東門拜表至九年始御會慶

今太皇盛德不肯自同章獻宜如三年之制並從之四年春旱奏罷春宴適遇蔡確之貶肇約與彭汝礪極論會除給事中汝礪獨封還制書言者論其賣友肇不自辨以寶文閣待制出知潁州徙鄧齊陳州改應天府七年入爲吏部侍郎南郊抗伸前議旣而仍合祭肇乃自劾請外復知徐州徙江寧哲宗親政因舊臣薦趣入對言人主雖有自然聖質必賴左右前後得人以爲立政之本宜於此時選忠信端良之士竄諸近班以叅謀議備顧問無徒深處法宮親近習御貴近惡其言改知瀛州坐治實錄罪降滁州稍復集賢殿修撰歷泰興海州徽宗召復中書舍人日食四月朔肇具述帝旨降詔求言投匭者如織章惇惡之欲因事去肇帝不聽會赦肇請併錄元祐臣僚被譴而死者作訓詞哀厚惻怛讀者感愴遷翰林學士兼侍讀陳瓘龔原以

言得罪肇極力論救帝使作詔調停黨與肇開說備至言陛下
思建皇極以消弭宿怨須先分別君子小人賞善罰惡不可偏
主已而詔從中山兄布拜相肇適當制國朝弟草兄制惟韓維
與肇衣冠榮之建中靖國元年太史奏日當食四月肇請對涕
泣言比歲日食正陽咎異章著陛下簡儉清淨之化或衰於前
聲色服玩之好或萌於內忠邪賢佞多有未辨賞慶刑威多有
未當左右阿諛壅蔽矯舉民寃失職彥不得伸亟宜反覆循省
痛自克責以塞天變帝爲悚然以布相引避禁職改龍圖閣學
士提舉太一宮外補歷陳定揚三州太原應天二府肇既居外
嘗移書告布云兄方得君當引川善人以杜悖忤復起之萌布
不能用語備載弘道錄崇寧初蔡京得政肇落職謫和州徙岳州繼貶
濮州團練副使安置汀州歸卒于潤年六十一紹興初諡文昭

子統至左諫議大夫孫悟字蒙伯宣和二年進士靖康間爲亳州士曹參軍金兵破被執抗辭不屈與妻孥同被害年三十三陳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已彭城人自幼好學苦志曾鞏許留受業鞏典五朝史擇爲屬朝廷以白衣難之元祐初蘇軾傳堯俞孫覺薦其文行起爲徐州教授以越境見軾改潁州梁燾又薦爲太學博士論者言進非科第罷歸調彭澤令不赴家貧或經日不炊妻子慍見弗恤也通諸經尤邃詩禮爲文精深雅興喜作詩遇出行覺有詩思急歸擁被臥而思之呻吟如病者或累日而後起初學黃庭堅至得意處或謂過之嘗稱之曰閉門覓句陳無已然往往小不中意輒焚去今存者纔十一耳游京師踰年未常一至貴人之門章惇爲相致意欲見終不肯往語附載引蘇軾知潁時待以絕席欲參諸門弟子聞師道賦詩有向來一

辦香敬爲曾南豐句其自守如是久之名爲秘書正字與趙挺之友者素惡其人適預郊祀行禮寒甚妻就假衣於挺之家師道間所從來却之不肯服遂以寒疾卒年四十九

間曰辦香之敬薄命之作恩義如斯千古罕若噫今未見江冷楓落

劉敞字原父新喻人兄弟同舉慶曆進士敞通判蔡州遷直集賢院判考功疏言夏竦諡文正行不應法今有司各得守職而陛下侵臣官臣不敢奉詔疏三上改諡文莊又言今儒學滿朝議定大樂乃王者大事而使中貴趙談參預其間臣懼爲袁盎笑也改權度支判官徙三司使仁宗問秦州羌爭古渭地棄守孰便敞奏無係中國重輕而殫財困民損士卒之命以規小利非計之得或請爲溫成后立忌敞言不可以私昵之故變古越

禮乃止吳充方以典禮得罪馮京救之亦罷近職敞因對極論
之帝謂宰臣惡其太直不相容耳敞曰陛下寬仁好諫而大臣
乃排逐言者是蔽君之明止臣之善恐感動陰陽有日食地震
風霾之異而已果然因勸帝收覽威權無使聰明蔽塞以消災
咎帝深納之擢同修起居注知制誥敞屬詞敏贍遇追封王主
九人立馬却坐九制輒成宦者石全彬真拜觀察使敞封還除
書不爲草制尋奉使契丹敞素考知山川道徑契丹故欲誇示
險遠導之自古北口至柳河迂回殆千里敞詰譯者曰自松亭
趨柳河甚徑何爲道此譯相顧駭愧願州山中有怪獸如馬而
能食虎豹契丹不能識問敞敞曰此駁也爲誦山海經管子書
具說其音聲形狀契丹益歎服使還求外知揚州陞辭言狄青
因外議不自安若幸愛之願官之於外庶以保全終始帝使出

論中書青乃得去至楊還漢雷陂於民天長縣富民陳氏殺人
誣爲王甲敞親按之直其冤相傳以爲神明徙鄆州鄆比易守
政令不飭懷愆公行又久旱多蝗敞至決獄訟明賞罰境內肅
然道不拾遺對雨隨至蝗盡去名糾察在京刑獄有營卒桑達
等因醉指斥乘輿開封諭達棄市敞移府問何以不經審訊府
報曰故事凡聖旨及中書樞密所鞠皆不慮問敞奏請一準近
格詔以其章下府著爲令嘉祐祫享羣臣請上尊號敞疏言陛
下不受徽號且二十年所加數字不足以盡聖德而前美並棄
誠爲可惜況年來頗有災異正當寅畏天命深自抑損未可矧
虛名忘實累帝覽奏顧侍臣曰朕意本謂當爾遂不受求外知
永興軍大姓范偉持府縣短長目同姓戶籍爲姦利敞窮治其
事偉伏罪公私快之名還判三班院非翰林侍讀學士英宗御

講筵啟每授事據經因寓諷諫進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拱
手言曰舜至側微堯禪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
惟孝友之德光于上下耳帝悚然改容皇太后聞之亦大喜積
苦眩瞽屢予告帝每問啟安否食新橙舉以賜之疾間乞外知
汝州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御史臺熙寧元年卒年五十生平
學問淵懿長於春秋著發微四十卷自餘佛老十筮天文方物
山經地志皆究知大略嘗夜視鎮星語人曰宮庭當生女後數
月果應又言歲星往來虛危間色明盛當有興於齊者歲餘英
宗自齊州防禦使入承大統所得先泰彝鼎數十銘識奇奧尤
珍惜之每語子孫後以此烝嘗我朝廷有禮樂之事必就其
家取決歐陽修於書有疑折簡來問啟對使揮筆答之不停手
修服其該博弟攷字貢父仕州縣二十年始爲國子直講歐

賜修趙槩薦試館職中丞王陶有宿憾與御史蘇軾共排之攷
官已員外郎始得館閣校勘熙寧中判考功同知太常禮院請
褒崇德昭德芳之後世世勿降爵宗廟祭祀列之在位後二王
紹封如攷議又奏本朝選士之制行之百年將相名卿皆由此
出願因舊貫毋輕議攷法王安石在經筵乞講者坐攷謂避席
立語非但臣下雖事長亦然古禮必命坐者所以示人君尊德
樂道之誠若不命而請則非矣議者以爲是考試開封舉人與
同院王介爭晉爲御史所劾是歲廷試始用策考官呂惠卿取
阿時者列高等訐直者居下攷覆考悉反之又詒安石書論新
法不便安石怒撫前過斥判泰州還爲集賢校理判登聞檢院
開封戶部判官出知曹州曹素爲盜區重法不能止攷治以寬
不盜爲衰息轉京東轉運使吏有不逮者務全安之徒知充毫

三州代者吳居厚追諭敎廢弛黜監衡州鹽倉元祐初起知襄
州入爲秘書少監以疾求去加直龍圖閣知蔡州數月召拜中
書舍人請復舊制建紫微閣於西省俄卒年六十七生平博聞
強記能文章政事倖古循吏所著書百卷尤邃史學預修資治
通鑑專職漢史然性疎畧不修威儀喜諧謔數以招尤終不能
改子奉世字仲馮天資簡重有法度登進士歷太子中允樞
密院吏房檢詳文字乞革去進奏院定本報狀但以通函騰報
神宗稱其不稱不苟加集賢校理進直史館國史編修檢正中
書戶房公事改刑房坐大理治相州獄蔡確文致其罪謫降蔡
州粗料院久之遷吏部員外郎元祐初歷遷樞密直學士進簽
書院事哲宗親政用二內侍爲押班舍人呂希純封還勅書帝
謂有近例奉世曰雖有近例奈人不可戶曉願以率先施行爲

非耳帝爲反汗紹聖初畏章惇乞免以端明殿學士知成德軍
改定州踰年知成都請入覲會布不許明年貴光祿少卿分司
南京居郴州再貶鳳州團練副使徽宗立盡還其官知定鄆二
州大名府崇寧初再奪職貴居沂兗以赦得歸政和三年復官
卒年七十三生平文詞雅贍最精漢書學優於吏事泊尚安靜
常言家世惟知事君不媿士大夫公論而已至於得喪常理譬
如寒暑雖善攝生者不能無病正須安以處之

范祖禹字淳甫一字夢得生時母夢鄧禹因以爲名幼孤叔父
鎮撫育如子至京師與一時間人游鎮器之曰此兒天下之士
也登甲科從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書成
授秘書正字王安石愛重之安國亦與友善嘗道安石意竟不
往見富弼致仕居洛罕與人接遇祖禹特厚疾篤授以密疏論

安石誤國及新法之害人皆謂不可奏卒上之神宗崩祖禹疏言先王制禮君父皆斬衰三年。國朝祖宗以來外廷雖從易月之制。宮中實行三年之服。惟臣下不然。未知何所考據。禪祭之名非緣服色。今乃謂之慘服三日。然後禪。此禮之不經者也。服既除至葬又服之。祔廟後纔八月而遽純吉。此又禮之無漸者也。朔望人主衰服在上。羣臣朝服以造。似以天下之喪爲一人私服。皆禮所不安也。未報捐右正言以呂公著親嫌改著作佐郎神宗實錄檢討又遷著作郎兼侍講哲宗除喪連上書首言服御一新奢儉之端皆由此起。凡可以蕩心悅目者不宜有加於舊。今間奉宸庫取珠戶部用金其數至多恐增加無已。願止於未然崇儉敦朴輔養聖性使日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淫哇之聲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則學問日益聖德日隆此宗社無疆

之福次言除服本非得已今用故事開樂設宴似爲慶賀又因
夏替權罷進講言今日陛下之學係他日治亂如好學則君子
欣慕願立于朝以直道事陛下輔佐德業而致太平不學則小
人皆勦其心務爲邪詔以竊富貴且凡人之進學莫不在於少
時今聖質日長數年之後恐不得如今日之專也拜右諫議大
夫疏論人主正心修身之要乞太皇太后日以天下之勤勞萬
民之疾苦羣臣之邪正政事之得失開導上心曉然存之於中
使異日衆說不能惑小人不能進會蔡確以罪流竄祖禹言自
乾興來不竄逐大臣六十餘年今一旦見之流傳四方無不震
聳又言蔡京小有才非端良之士不宜崇長又言荆楚旣察安
石之法爲非但當一意復祖宗之舊若兩川而兼存之紀綱益
壞矣遷給事中封駁先論大體時吳中大水詔出錢米以振或

言訴災者爲妄。祖禹奏國家根本仰給東南。寧過於優恤。若稍施懲譴。恐後無復。敢言。俄兼國史修撰。轉禮部侍郎。論擇監司。守令。疏略曰。祖宗分天下爲十八路。各置轉運使。提點刑獄。收鄉長鎮將之權。悉歸於縣。收縣之權。歸於州。州之權。歸於監司。監司之權。歸於朝廷。監司付以一路。守臣付以一州。令宰付以一縣。皆與天子分土而治。其可不擇乎。祖宗立考課之法。專察諸路監司。置簿於中書。以稽其要。今宜委吏部尚書條別功狀。以上三省。苟其人可任。以次衣用。考其課績。校以優劣。而施黜陟焉。如此。則得人必多。監司郡守得人。縣令不才。非所患也。聞禁中覓乳媪。祖禹以帝年方十四。非近女色之時。上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太后保獲聖躬。旣而后。論以外議虛傳。祖禹復疏。臣言足爲先事之戒。願因而勿忘。以臣叨侍經筵。實懷私憂。是以

不敢避妄言之罪。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焉過。及其已然。又無所及。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頃之拜翰林學士時。太后崩。中外人懷顧望。類多畏懼。莫敢發言。祖禹首奏。陛下承六世之烈。常思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人民者。祖宗之人民。百官府庫。皆屬祖宗。一言一動。如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則可以長享天下。又言。小人之情。專爲私。故不便於公。專爲邪。故不便於正。專好勛。故不便於靜。惟陛下痛心疾首。以爲刻骨之戒。章累上不報。初與蘇軾約。同上章。軾見其疏。遂附名。同奏曰。公文經世之文也。忽有旨。召內臣十人。祖禹復奏。陛下親政以來。四海傾耳。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乃先內侍閹李憲。王中正。宋用臣之子。皆在其中。此三人者。得罪天下。貽害生靈。亟加誅戮。未足以謝。若其子既入。必將復用。願陛下卽賜追改。時紹述之論。

已興有相章惇意祖禹因請對言熙寧之初不惟新法愁苦中國又用兵開邊結怨外夷章惇首開五溪王韶創取熙河沈起復授交管沈括徐禧俞充种諤興造西事他如吳居厚行錢冶於京東蹇周輔行鹽法於江西王子京李昉陸師閔行茶法市易於關蜀劉定教保甲於河北民不勝其怨至比屋思亂賴陛下與先太后起而救之天下如解倒懸惟是其後窺伺事變萬一過聽而復用之臣恐國家自此陵遲不復振矣疏入請外以龍圖閣學士知陝州言者論祖禹修實錄爲詆誣又據其諫乳媼爲訕謗連貶昭州別駕安置永州徙賀州又徙賓化而卒年五十八平居恂恂口不言人過至遇事別白是非不少隱避嘗講尚書至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六語拱手再誦却立云願陛下留聽帝首肯再三乃退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儼如在上側命

子弟侍立按講說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無一長語義理明白粲然成文當時稱為講官第一嘗撰帝學八卷仁皇政典六卷唐鑑十二卷深明三百年治亂學者尊之目為唐鑑公建炎二年追復龍圖閣直學士子冲字元長登紹聖進士高宗召為底部員外俄出為兩淮運副紹興四年帝感隆祐太后言詔重修神哲兩朝實錄召冲為宗正少卿兼直史館因論熙寧創置元祐復古紹聖以降弛張不一本末先後各有所因又極言安石蔡京誤國之罪上嘉納之遷起居郎兼侍讀上雅好左氏春秋命與朱震專講冲敷衍經旨因以規諷上未嘗不稱善時張浚在長沙薦冲名德老成宜備皇子訓導遂命以徽猷閣待制為資善堂翊善詔建國公見先納拜俄遷翰林學士川父事敗侍讀學士尋以龍圖閣直學士奉祠卒年七十五為

人好義樂善嘗薦尹焞自代司馬光家屬依冲所爲撫育之又爲光編類講聞十卷奏御請以其族曾孫宗名主光祀孝宗卽位錄冲子以官

王安國字平甫幼敏悟文詞天成未嘗從學年十二出所爲詩銘論賦數十篇示人語皆警拔遂以文章稱于世士大夫交口譽之及長該博古今書史無所不通母喪廬墓三年熙寧初韓絳爲其材名試賜及第除西京國子教授

語備載弘道錄

名對不合帝

默然不悅由是別無恩命祇授崇文院校書改秘閣校理屢以新法斂怨天下恐爲家禍力諫安石常哭于影堂曰吾家門滅矣又面責曾布誤其兄而深惡呂惠卿之姦惠卿銜之安石嘗貽書謂其頗溺於聲色戒曰宜放鄭聲安國復書亦願兄遠佞人及安石罷惠卿陷以黨於鄭俠奪其官放歸田里卒年四十

七

呂南公字次儒建昌南城人博覽羣書無所不讀於文不肯綴
緝陳言熙寧中士方推崇馬融王肅許慎之業務爲剽竊補拆
及盛行臨摹之藝南公自度不能競逐時好退而築室澶園不
復以進取爲意益著書工文章毅然雖心思欲並駕古人借史
筆以褒善貶惡遂以褒斧名齋嘗言士無志於立則已必有志
焉何可一善自足爲文寧意有餘而詞不足如吃人之辨訟心
未始不虛理未始不直縱然或屈無害於已觀書契以來特立
之士未有不善於文者我可甘心卑屈哉元祐初曾肇稱其卓
然自達遠却俗累安貧守道志希古人堪充師表廷臣亦多稱
之欲命以官未及而卒有澶園先生集傳於世

弘簡錄卷一百八十五

終